

《每當你仰望星辰》

作者: 瀛月

Powered by [紙言](#)

序

那是在第30次拯救她時發生的事。

那女孩站在跨越河流的大橋上，看向清澈得倒映着萬千星辰的平靜河流，踮起腳尖下定決心。

「等等！凌！不要跳下去！」

我明亮的叫喊聲大概猶如一道照亮黑夜的光束一樣，在這寧靜的夜晚起了像信號燈一樣的作用吧。使凌嚇得愣了一愣，不自覺停下手上的動作。

凌並沒有把本來提高的腳踮降至地面，雙手還是保持扶在大橋欄杆上，頭也沒有轉向我。

「有什麼不好？我想早點融入這星辰大海。」

凌淡漠地拋出一句。彷彿早已放棄了人生的一切般無奈而絕望。

在這鴉雀無聲的深夜，就算真的跳了下去也不會有人發現的。

「撲通」一聲，清脆而俐落。別人肯定只會以為是小動物在嬉水，甚至因為已經熟睡而什麼都沒有聽到。

肯定是因為深夜這段時間顯得這麼寂寞而無人知曉，凌才特意挑選這段時間吧。

但我怎麼可能不會出現？

——是你讓我這樣做的，凌。

「不要！」

我不知道該如何安慰她，就只懂一直重複喊着這個詞語。

「那我可以怎樣做？」

「一、一定會找到辦法的！」

明明什麼也想不到，我卻說着如教科書般看似有用實際無用的話語。

「怎樣找？聖那可以幫助到我嗎？」

「我」

「不如我先問一個問題吧？為什麼聖那要幫助我？」

「我我」

面對凌的問題，我再一次啞口無言了。並不是我不想回答，只是我完全想不到任何安慰的話語，單純的回答不上來。

「哼哼。連簡單的一句「因為是朋友」也回答不上來嗎？看來，我早就不應該抱有期待。」

凌一定很失望吧。但是，我們的關係，不應該只是用「朋友」來形容，所以我也不會這樣說。

「付出了那麼多，我還以為只有那麼一丁點，你也喜歡上我了。看來不是呢。」

「打擾了你這麼一段時間真是對不起，聖那。你就好好活下去吧，我先走了。」

說着像遺言一樣的語句，凌「撲通」一聲跳進河流裏。

我就連起步也來不及，就眼睜睜看着她在我面前消失。

沒有遲疑、也沒有猶豫。沒有掙扎、也沒有發出呼救聲。

彷彿真的就這樣就可以了。

——在這寂靜冷清的深夜，獻上自己的渺小生命。

凌就這樣從我的生命離開了。而我，明明就在她身邊、明明她就在我眼前，我卻——

什麼也做不到。

「因為是朋友」——我當然不可以回答這樣草率的答案。

我和凌的關係不應該只是朋友。因為，凌是、凌是——

前夕

自那晚後，我便失去了凌。無數個泣不成聲的夜晚，使我覺悟了。

——我要拯救凌。

曾經，有這麼一個都市傳說。

在深夜時分指定時間地點乘坐某電車的話，就能回到過去。方法是在拍卡入閘的時候說出想穿越到的時間。代價則是會失去記憶。

好像是因為穿越時間回到過去的話就會在同一條時間線上出現兩個自己。所以為了讓兩個自己重疊，成為在同一條時間線上只出現的一個人，穿越者就會失去某部份的記憶。

我熟能生巧地在指定時間到指定地方登車。

「2020年5月2日凌晨二時正。」

這個是我記憶中和凌第一次相遇的時間。

就這樣說着並拍了卡。一道刺眼的白色光束侵襲眼球，回過神來時已坐在一輛神秘的電車上了。

窗外並無特別景色，只有單調的一片白色。獨自坐在靠門位置，坐了大概5分鐘，電車便停下了。

出閘的方式比較特別。不是拍卡，而是把ic卡直接遞給值班的票務員。當然值班的票務員也不是普通票務員了，而是類似考驗官般再三確認穿越者決心的「人」。

「又是你呢，都第31次了，你想拯救的人就這麼值得你把人生重來31遍嗎？」

這次的票務員是個穿著一身端莊制服的女士。我還是一如既往地看不見她的臉龐，卻覺得她的聲音非常熟悉。她收過我的ic卡，見慣不怪地問道。

肯定到她這麼一說，我的腦海才浮現前29次拯救凌的記憶吧。

凌的臉龐浮現腦海，我也再次下定決心。

「嗯。希望您不會見到我第32遍吧。」

我簡短回答，並半開玩笑地說道。

「我也是，祝你好運吧。」

票務員小姐把ic卡遞還給我，我也隨之而閉上雙目。

前夕

那是在一個模糊的春天的事。

在粉色花瓣續飛的季節裏，我收到來自第一位女生的告白。

像普通漫畫情節一樣，她把我叫到樹蔭底下，在這個充滿粉紅泡泡的環境下向我傳達自己最真實的心意。

「白川同學，我喜歡你！」

她的語氣帶有些許緊張，低着頭使髮旋剛好正對我眼球。

我的腦袋在這個瞬間瞬即快速搜尋。是同班的赤星凌同學。平常比我更獨來獨往、而且不算特別起眼，真是差點想不起來了。

說起來，這是我第一次和赤星同學談話。赤星同學也是，她並不像是因為和我告白而害羞或緊張，更像只是因為第一次跟我談上話而感到少許緊張。

我是一個淡漠直接的人，說不上婉轉的話。我知道自己喜歡的樣子，決不是這樣的。

「但我不喜歡你。」

我擺着那副旁人常形容為「高冷」的臉，平靜而無情地一口拒絕了赤星同學。

第一夜目

5月2日凌晨二時正，這是在被告白後半個多月之後的事。

那天我和朋友們玩得比較晚，所以待到那時才回家。

再次睜開雙目之時，我已經在踏着回家路了。

經過某河邊，我看見某個熟悉的身影。

穿著長袖的淺藍睡服，圍着白色的圍巾。會在這個快要踏入炎夏的時期還把自己包裹得像只糶一樣的人，我只認識她——赤星凌。赤星同學在學校時也一樣，會穿長襪子、長袖外套、圍上圍巾。就像皮膚上隱藏着什麼見不得光的事物，她一直都把自己包裹得很緊實。不會主動接近別人，體育課時也會自己躲到不知什麼地方換衣服。真的彷彿比我更獨來獨往。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我才更加不懂她為什麼會主動跟我告白。

赤星同學穿着輕薄的睡服，雙手垂下抬望夜空。她正背對着我，我未能看清她的神情。不過，只從這不算挺很直的姿態來說的話，我覺得她並不像單純地在享受夜空星辰。

「赤星同學。」

話語未經大腦確認便直吐出口，感覺是潛意識想讓我叫住她。

赤星同學應聲轉頭，我們的視線就此對上了。在夜空下且相隔得比較遠所以看得不是很清楚，但總感覺赤星同學的眼底閃過一剎悲傷。

「白川同學？怎麼你會在這裏？」

赤星同學一臉興奮地向我奔來，驚喜地問道。

興致真高昂呢。對了，因為她說過我是她喜歡的人吧。

「剛好路過。」

我如實回答。

「是嗎？」

說着，赤星同學睜大清澈的橙瞳，露出一絲天真的燦爛笑容，故弄玄虛地繼續說道——

「對了，你能把手伸出來嗎？」

「可以是可以」

我疑惑地把手伸出。

赤星同學把自己的手移至我的手掌之上。她攤開手掌、五指伸進我指縫，十指緊扣着我。接着連同我的手一把扯高到夜空，天真無邪地傻笑道：

「我喜歡你！」

比起一般人的會感到害羞，她更像單純地對於自己喜歡上我感到自信，想直接地向我傳達她的愛慕一樣。

我瞬即把手鬆脫，從她的指縫間逃離。我斜視她，並無奈地回應道：

「我知道了。這撩妹手法真爛。」

「誒？是嗎？我還擅自以為可以結婚了。」

赤星同學表情誇張地說道。

「真是的到底是哪個瞬間讓你擁有這個多餘的幻想。」

我繼續斜視她，冷漠地吐嘈道。

「嘻嘻。對了，我有一個請求想拜托白川同學。」

赤星同學繼續自顧自地說道。

「說吧。」

「這之後的每個晚上，白川同學也能在同一時間點同一地方與我相見嗎？」

說這句時，赤星同學繃緊而嚴肅的神情沒有變過。眼眉的尾端在顫抖，彷彿對我的答覆感到緊張。

這時，一道晚風吹過我們中間。使我們的髮絲輕輕搖曳，也打破這突然嚴肅的氣氛。

我按住被撥起的頭髮，彷彿沒加思索就直接回應道：

「嗯。」

明明我們完全不熟悉、明明我不知道她這個請求背後的原因、明明是這樣晚和遠的時間地點——我卻沒有猶豫，一口答應了。

與剛才一樣，話語未經大腦確認便直吐出口，感覺是潛意識想讓我這樣做。

「真的可以嗎？」

就連赤星同學都不可置信，一臉驚訝地再三確認道。

「嗯。但姑且問一問，為什麼要這個時間點？」

想與我相會的話，在學校也行嗎？為什麼非要選擇這種夜深時分？

「因為這個時間點才能二人獨處吧！我想在這個時間點看見白川同學！」

赤星同學一臉真摯地說，臉上依然掛着那天真爛漫的笑容。

第二夜目

明明答應了又爽約是不行的吧？所以翌日我準時赴約了。

赤星同學今天的穿戴與昨天一樣，而且也是保持一個背對着我仰望星辰的姿態等待我。

「今天我們去吃宵夜吧！」

這個晚上的赤星同學依然精力充沛、興致高昂。

路上，我們閒聊。

「對了。這樣每晚要陪你多久？」

「一個小時左右也足夠了，白川同學也要回去睡覺吧！」

雖然是一臉理所當然地笑着說，但我能感受到她這快樂語氣下的不捨和悲傷。

是因為喜歡才想和我待得久一點吧。

「嗯。那可以。」

既然赤星同學沒有多挽留，我也沒有多說。

「對了，明晚白川同學也穿睡服吧！這樣只有我一個人穿睡服總感覺很害羞～」

「才不要。我家離這邊又不近。」

「那麼～小聖那是為了我才千里迢迢來這裏嗎～？」

「又沒到這麼遠。別用這種奇怪的說法。」

說罷，我手刀了赤星同學。

赤星同學一把繞過我的手肘，把身軀貼近我的手臂。她繼續像獨自沉浸在興奮之中一樣雀躍地說道：

「吶，白川同學。你不覺得在這樣的氛圍底下，就像正在發展地下情的戀人在偷偷約會嗎？」

的確，其實挺像的。

街道上沒有幾個行人、街燈時而閃爍、景色深藍而神秘、環境寂寞而平靜。

在這樣寧靜而隱蔽的時間這樣一步一步地緩緩走着，真的就像偷偷約會的小情侶一樣。而且，彷彿做什麼也不會被人發現一樣。

「嗯。但我不喜歡你。」

我乾脆地拒絕了赤星同學，但就是甩不掉她的手。

「噫～那我偏要讓你喜歡上我！」

赤星同學牢牢繞着我不讓我逃走，一臉不甘地說道。

*

「白川同學先在這裏等等吧。我去把你那份也購下來！」

赤星同學示意我到便利店的用餐處坐下，自己則輕快地跑到店面選購。

不一會後，她拿着一條原味芝士條、一份漢堡扒、及兩支西瓜汁回來。

她把原味芝士條及其中一支西瓜汁遞給我，沾沾自喜地問我道：

「白川同學喜歡這兩個吧！」

「嗯。你怎麼知道的？」

我接過她手中的食物，好奇地問道。

「因為我喜歡你！」

赤星同學找準機會，又像這樣興奮又理所當然地說道。

啊。不應該問的

「赤星同學喜歡吃漢堡扒嗎？」

我無視了赤星同學的告白，繼續問道。

「嗯！很喜歡！」

赤星同學沒有長篇大論地論述自己為什麼喜歡吃漢堡扒，而是把這全寫在臉上般向我報以一個大大的微笑。

我小口小口地吃着芝士條，同時不忙逐點喝下西瓜汁。

「白川同學不是喜歡拉絲吃嗎？」

赤星同學一邊像個孩子一樣大口大口吃着漢堡扒，一邊疑惑地問道。

「誼你怎麼知道的？」

喜歡的食物都算了，就連這麼仔細的吃法也知道得一清二楚嗎？真是不可思議的人。

的確平常我喜歡拉着絲來吃，因為有時間能夠讓我慢慢吃。現在也並非着急於想快點吃完，所以可能只是我這刻比較餓吧。

「因為我喜歡你！」

「又是這句你這人說話不能有點新意嗎？」

我瞥了她一眼，無奈地說道。

「我有好好調查的喔！白川同學喜歡拉絲吃是因為這樣可以細味品嚐吧？而且這樣吃的話口感更有趣，才喜歡這樣吃。然後喜歡喝西瓜汁就是因為西瓜汁並不像香蕉汁之類的其他果汁一樣很膩，而且味道就像沐浴在炎夏的藍天大海下一樣清新爽口。雖說橙汁也能做到這個效果，但西瓜汁比較特別所以更喜歡西瓜汁。其次就是因為西瓜汁屬果汁的一種，比較健康！」

啊，全中。到底是怎麼可以調查得這麼仔細的？

「啊～不過真可愛呢！本以為像聖那大人這樣位於高嶺之上的神聖存在會喜歡像月亮一樣神秘又深奧的東西，但想不到竟然會喜歡像朝晨太陽一樣輕鬆平常的東西。啊，不過喜歡特別這點是能夠猜到的。」

「聖那大人」，之前聽朋友說好像是粉絲對我的專稱。（雖然我連粉絲俱樂部的存在也搞不清為何會有）

比起像背誦般把上段說出，赤星同學更像是真心替自己自豪般滔滔不絕地說着。

她閉起雙目稍微抬頭，身體左右搖擺使銀白色頭髮左右搖曳。提起雙肩，就這樣陶醉地炫耀。

喜歡上我真的能使她這麼快樂嗎？這樣的話，可能也不錯。

「你是變態嗎？」

我半垂眼簾像看恐怖東西一樣鄙視她，又立即一腳褪開椅子，拉遠我們之間的距離。

「哎呀！人家就只是不小心說得興奮了一點！別避開我啊！」

赤星同學一臉生氣，手足無措地解釋道。

可能她看不到吧。我看向她的眼神，已經轉變了。

嘴角不禁有點上揚、眼簾雖然還是呈半垂狀態，但比剛才溫柔、沉淪。

我就像看着某個神聖的東西一樣，看着眼前的她。

話是這麼說，但我內心是很高興的。

這種太了解我，就像真的把我放在她心頭中很重要的位置一樣的人，給了我一種她很重視我的感覺。

即使不是喜歡的人，只作為朋友這麼重視我，也已經很暖心了。我想我現在那班「朋友」也不會這麼做吧？

所以說，會這樣做的赤星同學，真的就像世界上不會存在的聖人一樣——夢幻而溫暖。

「對了，也給我吃一口吧！」

話音未落，赤星同學已經跨過桌子伸長脖頸，一口吃下了我的芝士條。

「你這人真是沒禮貌啊」

我收起剛才沉醉的眼眸，斜視她無奈地說着。並若無其事地繼續吃着芝士條。

「是間接接吻啊！啊！我的唾液正在和聖那大人的唾液交融，編織着一首美妙的旋律！啊～啊～真是彷彿勝了個世界～～～」

赤星同學毫不掩飾自己的興奮，以食指及中指碰着雙唇中央，又閉起雙目陶醉地說。

使我不禁把口中的那口芝士條吐出。真是誇張又噁心的說法。

「別把話說得這麼變態啊」

我拿出紙巾包裹那口沾滿唾液的芝士塊，無奈地吐嘈道。

「你的衣服，濕了。」

可能是因為本來穿著的是鬆身的睡服吧，赤星同學的衣服大概是在她剛才跨越桌子吃我的芝士條時沾染到她那漢堡扒的汁液了。

「啊」

赤星同學隨即看向自己的衣服。看到肚子處那不算大的污漬，她的表情明顯不同了。

雙唇瞬間轉白、鼻孔擴張、雙眉緊皺、眼角像快要流出淚水一樣。赤星同學五官無神而繃緊。她的神情每一塊都透露着驚怕和嚴肅。

「要替你抹嗎？」

我下意識這麼說，像平常對待朋友一樣。

「不用。」

我話音未落，赤星同學便搶先說道。

態度也不同了。

那是一種混雜着害怕、嚴肅、駭人的態度。赤星同學表情僵硬，像驚魂未定般露着嚴肅的眼神，看着

污漬。赤星同學沒有對我使用過這種態度，使我不自覺嚇了一驚。

她這種神情態度，就像之後會發生很可怕的事一樣。

「時間到了呢。明天見，白川同學。」

好像察覺到自己的不對勁。話題一轉，赤星同學又回復臉帶笑容的樣子乖巧地說。

原來有數着時間啊。我都不知道已經過去一小時了。

「嗯。」

沒有拖泥帶水，我這麼說着便離開了。

第三夜目

翌日赤星同學沒有回校上課。

不論是上課時或是和朋友待在一起時，我都不自覺把視線轉向了她的座位。

空空如也的座位，就像本來絢爛美麗的花朵凋謝了一樣沒有生氣，顯得空虛而寂寞。

到底昨天那表情是什麼意思？赤星同學是因為在經歷「可怕的事情」才無法回校上課嗎？但「可怕的事情」又是什麼？

真是的。時而像個變態一樣說着噁心的話，時而又露出那樣不安又嚴肅的神情。真是個捉摸不透又讓人擔憂的孩子。

「聖那？怎麼你今天一直心不在焉的樣子？」

朋友們都這麼問道。

「我在擔心赤星同學。」

還是習慣性地擺着那副冷漠臉，我淡然地坦言道。

「是這樣啊。」

朋友們全都露出驚訝的神情，卻沒有說出他們驚訝的事情。就像彼此配合了一樣，他們都只是點頭這樣回應。

*

這晚，從背對着我的姿勢轉向我的赤星同學，閃現了一下像比前兩晚更要悲傷的神情。

赤星同學帶來了結他。

「你懂彈啊？」

那只是一剎那的事，我不能確定她是否真的露出了那樣悲傷的神情。所以我沒有多問，只是對於她帶來了結他表達一般的好奇。

「嗯！但白川同學喜歡的歌曲不懂！」

她還是抱持一個燦爛的笑容，率真地說道。

看她那像平常一樣猶如傻瓜般單純又燦爛的笑容，我今早的擔心應該多餘了吧？看來不是那麼可怕的事情。

「不用懂也行。」

我像平常一樣以客套的語氣平淡地回應道。

「——所以，我在家苦練了很久！」

赤星同學把未說完的話繼續說下去。

她說着試一試便不假思索地在我面前自彈自唱起來。

「你朝我走來～掀起了風沙～像大海一樣滿溢的愛～卻如潮汐般時漲時退～」

赤星同學彈得並不熟練，有時停了一頓、有時忘記撥弦、有時按錯和弦；赤星同學唱得也不算好，時而跑調、時而忘詞。

她尷尬又着急地找和弦的樣子、彈錯唱錯時不好意思的樣子都很滑稽；好不容易終於唱完一首歌後，明明鬆了一口氣卻要逞強固作輕鬆的樣子也很有趣。

她笨拙卻要強的樣子真可愛——我甚至有一剎是這麼想的。

明明旋律及歌聲都不美妙，眼前的她却偏偏使我沉淪。

可能是因為看到赤星同學那黏滿創可貼的雙手吧。十指有八指都黏着創可貼，我真是不禁懷疑她是否連結他本來也不懂彈了。

不過，為了和我這簡短的相處時間而這樣做，真是辛苦她了。明明不用這麼努力也可以的

肯定到此刻，我才感受到她喜歡的真實吧。為了逗喜歡的人開心而努力讓自己改變，這是一件多麼耀眼的事啊。像這樣花時間又花精力的事情，自問我也不一定會堅持做。所以，雖然笨拙，但只是到達她這種程度已經很厲害了。

能夠被眼前這個女生喜歡上真是太好了。

明明這晚比較寒冷，內心卻像有一股滾燙的熱流經過，感覺溫熱的。

這絕不是我喜歡上一個人的感覺，卻也超越一般朋友能夠帶給我的感覺。

「如夏日檸檬般一閃即逝的愛戀～我想抓緊卻不想讓這份酸味長久～可以嗎～」

赤星同學就這樣繼續高歌。接下來數首似乎都是她比較熟悉的歌曲，不只彈得更好了，而且跑調也變少了。

彷彿有很多透白的大小光暈在幻藍的夜空中閃爍，為這夜晚渲染上一層夢幻的感覺。此刻世界彷彿只剩我們兩人。晚風時而吹拂，使她明亮的秀髮在空中飄逸。可能是因為她的髮色是銀白色吧，使她的髮絲與這深色的夜空形成鮮明對比。也使她那正在風中飄揚的髮絲更顯亮麗、散發着光輝。她正閉上雙眼、張開口，沉醉地把我喜歡的歌曲一首一首地唱給我聽。

也像在向我傾注她至今為止的努力。

赤星同學自信的神情彷彿帶了我進去另一個世界。那不是歌曲的世界，而更像是她的內心世界。就像她的眼瞳時而倒映着我一樣。她所撥的每一下和弦、所唱的每一句歌聲，都化作絲線牽引着我，拉扯我進她的內心世界。

她的世界很純粹。如同白紙一樣乾淨，毫無污垢、毫無雜念，筆直而單調。

——我喜歡你，白川聖那。

那不是正在歌唱的赤星同學的聲音，更像是從她內心深處發出的聲音。在我的耳窩追逐着她的歌聲的時候，傳來了十分真實的幻聽。

她就這樣像個小孩般直接地向我傳達她非我莫屬的愛慕。

真是浪漫之餘又有點讓人起雞皮疙瘩般害羞。

肯定是因為赤星同學對我的愛慕透過這數首歌就像滿溢而出一樣了吧，我不自覺就更加沉迷下去了。

真是的現在的你是多麼的幻麗。

這猶如活在甜美夢境的如真如假使我的目光被眼前的赤星同學完全奪去，無法移開。

不能說像天使。應該說更像是不可怕的幽靈吧——身體沐浴着透白幻藍的、並不駭人而是溫柔的、這個世界上不存在的幽靈。

赤星同學正閉上雙目享受地給我表演，應該看不見我此刻的眼眸吧。

就像看向什麼稀有動物一樣，我正以一種珍視的眼神看向這個這晚限定的她。

真想這刻能延續下去。

我第一次對赤星同學擁有這股奢侈的留戀。

尾奏結束，赤星同學先是像回神般頓了一頓。

接著，她露出不捨的神情，卻還是乖巧地向我苦笑道：

「今晚的時間已經到了呢。明晚見，白川同學。」

「等等。」

我用話語制止了正在收拾結他的她，繼續說——

「赤星同學不想就這樣結束吧？我可以留得久一點的，反正又不是太睏。」

這次是我第一次挽留赤星同學。難免赤星同學會露出這樣驚奇又激動的神情。

「真的可以嗎？」

「嗯。」

第四夜目

明明昨晚毫無涼意，一直都感到很溫熱，可我現在卻生病了。

身體感到陣陣涼意、頭暈目眩到撐不住，終於我在某節課時倒下了。

睜開雙眼第一時間看到的不是純白的天花，而是氣喘吁吁的赤星同學。

看她這焦燥的樣子，肯定是一下課就急不及待地趕過來吧。

「白川同學，你沒事嗎？」

還未回過氣，赤星同學便緊繃五官、一臉擔憂地問道。

「我——」

還未待虛弱的我作出回應，赤星同學便繼續長篇大論地自言自語：

「都怪我不好！肯定是昨晚讓你留得太晚了！昨晚這麼寒冷，你肯定著涼了！哎呀，我怎能讓高貴的聖那大人生病？啊！是粉絲失格啊！不行了，請你嫁給我吧，聖那大人！我必須負起責任，照顧你的一生！」

赤星同學腳板捶地，雙手握拳像個舞台劇演員般手舞足蹈地說。

真是奇奇怪怪的自責，感覺把各種多餘的東西拉扯進來了

嘛，雖然她這個樣子很滑稽，讓我哭笑不得就是了。

「我才不要別胡亂把多餘的東西拉扯進來。」

我還未完全痊癒，所以只是用沙啞的聲音淡淡道出吐嘈的句子。

「誼？可是你這個樣子了喔！」

赤星同學攤開手臂比劃着我的大床，表情誇張地說道。

「別把人說得像死了一樣。」

我輕嘆一口氣，繼續說道——

「我沒事，快好起來了。也不關你的事，所以別自責了。」

*

「對了。發燒的話就應該要盡量讓自己流汗呢！來吧，跟我做。」

赤星同學擺動四肢，砰砰嘖嘖地原地跑步。她的表情逐漸變得繃緊，五官收縮一副很辛苦的樣子。

真是的，累了就停下來啊。這麼吵鬧不怕吵醒隔壁床嗎？

不過，這就像被什麼可怕的東西窮追猛打的表情真可笑。

我沒有叫停赤星同學，任由她逗我笑。

「啊，對了。我應該給你暖水和冰毛巾敷額！等我一會，我這就去準備！」

赤星同學如流星般閃逝，奔了出去。從簾布的縫隙處能看見她手忙腳亂的樣子。時而奔跑、時而拿着熱水壺、時而拿着冰毛巾。她手足無措的樣子就像個失敗的小丑一樣有趣，使我不自覺竊笑起來。

真是的，明明不用這麼緊張也可以的

與此同時，我的內心不自覺顫抖了一下。一股溫熱而不穩的暖流穿過血管，流澈我整個身體。這種溫暖的感覺，就和昨晚一樣。只是多了一份不安。

如果這份溫柔，能一直只對我展現就好了

赤星同學把一切辦妥後，便把時間讓給了剛好來到保健室的我的朋友們。

他們是成群結隊來的，所以同時會有好幾把聲音傳入耳窩，而這我都早已習慣了。

「小聖？你沒事嗎？」

「剛才的是赤星同學吧？你們認識的嗎？」

「記緊準時吃藥啊，聖那。」

可是，我怎麼覺得都沒比赤星同學一人熱鬧呢？

「嗯。是個十分吵鬧的人喔，害得我連休息也不能。」

我一次把他們的叮囑及問題全部回應掉。

「聖那感覺你不同了。」

就像儲得太多氣最終爆了的氣球一樣，朋友終於忍不住這樣說了。

「嗯？」

我疑惑地問道。

我並不是一個這麼沒自覺的人，所以會這麼反問只是想確認一下朋友們對我的心境揣測到什麼程度而已。

「總感覺你的語氣變得溫柔了。而且，表情也放鬆了不少。」

還好，並沒有到很深。

的確，只認識了兩三天就對赤星同學在相處上與認識多年的他們不同這點很神奇。

不過，我也是有自己的原因的。

首先是，對着赤星同學的時候，總有股莫名的熟悉感作祟。就像我們早就認識了一樣。

其次，撇開這玄幻的原因，是因為我從赤星同學那為數不多的舉動能感受到真心。並不像為了能讓我借她抄功課之類的利益而特意討好我，而只是簡單純粹地想對我這樣做。

「是嗎？」

我含糊地回答朋友所說的解釋。

朋友們日常打鬧一番後，便讓我獨自休息了。我也藉此機會稍作休息。

*

再次睜開雙瞳，映入眼簾的是赤星同學的睡臉。

她何時再來的？她逃課了嗎？

赤星同學擺着一副緊繃的痛苦臉，雙眼腫腫的像哭了好久般躺在我床邊。

真是的明明不用這麼負責任也可以的

真是像個孩子一樣單純呢

我不自覺把手伸出，放到她的頭上輕撫。

這是我第一次觸碰她。柔順而少許濕溼及溫熱、混雜着汗液及體溫的感覺傳進手心。明明平常我都對這種黏答答的手感感到噁心，可是現在我卻不這麼認為。

真是的。明明已經滿頭大汗了，怎麼還堅持穿着外套呢？

如果她醒着的話，一定會興奮地手舞足蹈、叫嚷着讓我多撫摸一會吧？

真是的，安靜的時候不是挺美的嗎？

銀白色的髮絲沐浴陽光，發出陣陣光輝。肉白的肌膚、長長的睫毛，這些都是在平常昏暗的環境下所看不清的，赤星凌的細節。

其實長得挺可愛嘛

我曾經試過喜歡上一個人。當時連正眼都不敢看向他、就算沒有說話，只是待在他附近就已經心跳急速得像快要死掉一樣。所以，我可以肯定——現在內心無比平靜、又像在看向稀奇動物般目不轉睛地看着赤星同學的我，決不是喜歡上她。

我對朋友也不會用這種略帶噁心卻何其享受的態度。

這大概是一種超越「喜歡」、或「友伴」的情感吧。

當身邊有個吵鬧幼稚的笨蛋，向你傾注一種只在乎你、會溫柔地向你付出一切努力的情感時。

我比較自私。我不喜歡她，也不想只把她界定為「朋友」。

*

不一會兒，赤星同學醒來了。

我從溫柔的臉龐轉變為平常的冷漠臉，視線卻還未來得及移開。

視線彼此對上了。赤星同學沒有像深夜那般強勢，反而是先畏縮地躲避了一下，再看向我平靜地直視她的眼眸。

「你何時開始在的？」

我先開口了。

「一直都在啊。我等白川同學的朋友們離開後便回來了。」

像隻小犬一樣，赤星同學忠實地說道。

「真是的，你這人啊」

我只是像這樣低語，並沒有回應她。

「今晚，白川同學就不要赴約了！好好休息吧！」

帶着哭腔，眼前的她痛苦但固作堅定地說。

明明像快要哭出來了，卻為了讓我徹底好起來而犧牲自己自私心願的她——此刻在我的眼瞳內閃耀着。

我可以說出挽留的話的，但我沒有把它們說出口。

「嗯。」

只是遵從她的決定，像一切都不在乎般淡然點頭回應。

第五夜目

遵從赤星同學決定的我，是否錯了呢？

我應該像平常她對我一樣，任性一點嗎？

沒有赴約的這晚，我的腦袋不自覺在想這些有的沒的。

明明平常這個時間點我應該早就睡去了，可就像已成習慣般——我毫無睡意。

也不是說能夠看見赤星同學有多麼的快樂，不過的確是比我平淡的人生有趣了一點。

算了，就只是一晚，我就先去睡吧。

我沒有多想，便關燈蓋上被子。

*

赤星同學一副空虛的樣子。

看來比我嚴重許多呢。因為她喜歡我吧。

——去安慰她吧。

又是這樣。比起像經大腦確認直達心房，更像是潛意識想讓我這樣做。

我在天台找到赤星同學。

「很寂寞嗎？」

腳步主動走近她，我按住被風吹起的黑髮，半蹲身子向坐在地上的她問道。

「誼？怎、怎麼聖那大人會在的？」

果然，在學校的她與在深夜的她不一樣。

深夜的她強勢而有魅力，校內的她比之脆弱而敏感。

赤星同學比起看向我的眼眸，更多是四處張望，像在確認什麼一樣。

「只有我一人啊。」

「不、但為什麼？」

「不行嗎？」

我在驚魂未定的她身旁坐下，觀看與她相同的景色。

不就只有一堆密集的高樓大廈嗎？真無聊。

「不。」

與此同時，她的回答傳入耳窩。

「聖那大人真狡猾呢明明不喜歡我。」

赤星同學像這樣喃喃自語。我不懂她所說我狡猾的點在哪裏，所以只是自說自話地把話說完。

「我說過吧？我可以留得久一點的。」

那時也好，現在也罷。

「真好。」

說罷，她親向了我。

沐浴在夕陽的光輝下，我們在一切光芒滙聚而成的光束中央，親吻了。

這大概是至今為止她最勇敢的一次吧。還要是在這種隨時會被別人發現的環境底下。

我沒有反抗，而是閉上雙眼，感受這份真摯。

那是如同蜻蜓點水般輕柔靦腆的吻。赤星同學沒敢太用力，也沒有捉緊我的臉頰、肩膀之類以固定我的唇的位置。赤星同學的唇濕潤溫熱，也在顫抖。雖混雜着不安及緊張，卻無比溫暖。

肯定她也是第一次吧。

常常聽說初吻是檸檬香味的，我現在終於品嚐到了。不過不是檸檬香，而是混雜着少許汗臭，卻甜蜜的味道——這才是初吻。

雖說這也是我的初吻，但我並不後悔給了赤星同學。

倒不如說，因為她的這一吻，使我更確認了——我對她的情感不是「喜歡」。

如果是和喜歡的人初次接吻的話，應該會像赤星同學一樣緊張又不肯定吧。但我統統沒有這些感覺，只有如同潮退大海般使人心神安寧的平靜。腦袋沒有在想些有的沒的，比起一片空白更像只是在放空。就像潮漲過後，一切煩惱雜念都被捲進大海，我的內心就只剩下乾淨純粹的平靜。

對我來說，大概就只是像完成任務了一樣用這個吻作安慰赤星同學的方式吧。並沒有混雜其他意思，我也沒有想什麼多餘的原因。就這樣輕鬆平淡地接受了她的親吻。

只要對赤星同學來說，這樣能夠平復她寂寞的心情，就可以了。

這種心境竟然會輕鬆平靜的感覺應該超越我所理解的「喜歡」吧。

可能是因為早就理解我對赤星同學抱有超越「喜歡」和「友伴」的情感，我才能這麼泰然自若地接受她奪去我的初吻吧。

「聖那大人接受了。我能夠抱有期待嗎？」

赤星同學鬆開了唇，眼眶冒着淚光，又以一副像快要哭出來的臉卑微地問道。

不知為何，此刻——我不想看見她流淚。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第一次不是直接、而是婉轉地回應她了。

第六夜目

這之後赤星同學都沒有再親吻過我。

我沒有因此而感到寂寞或渴求，她也沒有特意表示很想親吻我。那天的一切，都恍如夢一樣。

*

這晚，赤星同學讓我早點赴約，我們一起在這個秘密的凌晨時分去看電影。

赤星同學說即使是平常她也很喜歡在這個時間點看電影。也不知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她便帶我來體驗了。

凌晨的戲院一個人影也沒有，若大的放映室內只有我們二人，氣氛冷清得帶點恐怖。

——我是這麼認為的，但赤星同學似乎並非這樣認為。她說正因為凌晨的放映室冷清得寂寞，才能讓她更把自己投入到電影角色裏，享受電影。——依然用着那副天真笑臉這樣說道。

但平常放映室內人們也不會嘈吵啊。可能只是單純地喜歡享受這種彷彿包場了可以為所欲為的感覺吧——反正我只是覺得寂靜得帶點可怖。

看完電影，赤星同學提出了送我到車站的建議。

路上，我們在說着觀後感之類的話題。當然，她也是強行繞着我的手臂獨自一人沉浸在興奮之中了。自從她說了這很有戀人偷偷約會的感覺後每晚一有機會就會這樣做，慢慢我也懶於吐嘈了。

「真希望我也能談場那麼完美的戀愛啊」

赤星同學像這樣笑着感慨道。

不知道是否錯覺，總感覺在這笑容的背後，隱藏着一陣悲傷。

「總有機會吧。」

我眼看前方道路，沒有特意看向赤星同學，順勢回應道。

「和聖那大人嗎？」

赤星同學把我的手臂繞得更緊了。上臂彷彿深入進她的胸溝，總感覺怪不好意思的。

她熱切的視線越過黑夜、也穿越我那遮擋側臉的烏黑長髮，刺射進我的眼球。

真是厲害呢，明明已經沒有看向她了。視線還是如此熾熱而誠摯。

「才不是。」

我迅速反駁了她。大概是反駁的次數變多了，慢慢被刻入反射神經裏不用經過大腦也能快速回應吧。

「噫～」

「那聖那大人有什麼擇偶條件嗎？」

「令我有心跳加速的感覺吧？其他就看感覺了。」

我認真思索了一會，回應道。

「那我只要讓你心跳加速，聖那大人也會喜歡上我嗎？」

在赤星同學像個孩子一樣說着單純的話的同時，我們到達閘口了。

如果還是那個春天的我，一定會斷然拒絕吧。

赤星同學乖巧地鬆開了手。她低着頭，同時在不捨我的離開及擔心我的答案。

這樣的她，其實還挺可愛的。

「啍——」

在拍卡入閘的同時，我給出了我的答案。

「那你要努力攀上這個位置了。」

我沒有轉頭看向赤星同學，只是繼續向前邁步走向月台。

也並非什麼擁有隱語般特別意思的話，只是字面意思——

我接受了她的喜歡，也不會阻止她追求我、使我動心。

「我會努力的！」

留下像勝了整個世界的赤星同學在後揮灑拳頭，一副興高采烈的樣子。

真是的，只是給了她一次機會就興奮成這個樣子了

第七夜目

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她拯救了我。也是在那次，我才更加深了對赤星同學的想法。

那是在看電影前不久的事。

～聽說聖那勾引了隔壁班的男生上床，還早已破處了呢～

～不只這樣吧？聽說還同時和幾個教師發生關係！有人說還看見她和別人在圖書館接吻喔～

～誰叫她長得漂亮又受歡迎呢？要男性淪陷於她簡直輕以易舉吧。真放蕩的女生～

——這些傳言都是偶爾在廁所聽見朋友們談論的。

雖然早就猜到她們有在背後談論我，但確確實實地聽進耳裏果然是會有種難過和委屈的感覺。就像一道道冰冷的冰錐一樣，朋友們的一字一句狠狠地刺進我的內心，成為一條條磨不掉的痕跡。

果然人終究是脆弱的。

真是的虧我之前還想着即使面對這種虛假的傳言，我也必定能冷漠地渡過。

——看來是我高估了自己的接受能力了吧

不就只是樣子比較清秀，性格不知為何比較受歡迎吧？我一直都並無覺得自己跟普通人有何分別。是你們這些「同學」、「別人」，強行把標籤加在我身上吧。

為什麼我又非要承受你們所種下的標籤背後的惡果呢？

可能是無奈及傷心到極點，才使我轉變為不忿及生氣吧。

那天晚上，我悶悶不樂地坐在草坪上。

「吶。」

「赤星同學也覺得我是一個放蕩的女生嗎？」

她肯定也早已聽說過這些傳聞吧。不知為何，此刻我只想知道她的答案。

帶着初次的猶豫和不安，我提出了疑問。

赤星同學聽後從沿河邊緩緩走向草坪上的我。她先是低下頭一臉擔心地像確認我的情緒般凝視我。像確認我沒有特別悲愁後，她才一臉認真地回答我——

「不會。」

「為何？」

我立即反問。我也不懂為何自己會這麼迅速地作出反應，弄得就像是很緊張赤星同學的答案一樣。為何我會這麼重視她的答案？為何我會這麼渴望知道她的答案？

我想她的答案與別人的不同嗎？——可能單純是因為好歹我也是她「喜歡的人」，至少不想讓她對我留下不好的印象吧。

「因為我喜歡白川同學！所以不論外界怎樣評論白川同學，我也不會在意！」

赤星同學的反應比平常的天真更多了一份真誠和笨拙。我抬起頭看向她，像是想從那金橙色的瞳孔確認她的心意般。

她正把視線聚焦於我身上，金橙的瞳孔完整地倒影着蹲坐在草坪上的我。璀璨的光輝穿透本以在黑夜閃閃發光的銀白髮，比那光亮的髮色更明亮而豔麗——就像春天綻放的花卉一樣動人而散發着迷人光輝。

——真是筆直率真的視線，彷彿真的整個世界只有我一樣。

說起來，赤星同學每次跟我說話時也是這樣吧？——直率又稚氣，像個孩子一樣只是單純地想向我表達她的愛慕。

我知道自己對她的情感不是喜歡，但卻也離不開她。畢竟在這個佈滿謊言、陷阱的世界裏，要找到一個真心在乎自己的人很難。赤星同學對我的愛慕是真實的，也並無任何利益成分——至少這一刻，我是如此感受到了。

面對這樣的她，我想好好珍惜。

我想接受她的愛慕。我不想再像初見的春天那時一樣，什麼也還未開始就斷言拒絕她的喜歡、連嘗試也不願嘗試。

面對一直對我誠摯的她，我也想嘗試一下坦率地接受她的追求。

「真是毫無根據的自信呢」

我順其自然地回應道，並報以一個彷彿很久未有過的淺笑。

「那既然白川同學全都沒有做過，就不要在意周圍了。」

赤星同學的眼底下閃過一絲疑惑，便自顧自地繼續安慰道。

看來是暫時未能理解到我這淺笑背後的意思呢。不過不理解反而更好吧。理解了的話又會獨自進入興奮階段，然後胡亂把多餘的東西拉扯進來，使事情變得複雜吧。

「嗯。」

我簡短認同了她的安慰。

「請記緊，我會一直無條件相信你的！我喜歡你！」

可能是覺得我這樣像在敷衍她吧？赤星同學生怕我還未釋懷般握緊雙拳激動地說着。

第八夜目

赤星同學每逢夜晚都會保持背對着我仰望星辰的姿態等待我。

夜晚的赤星同學一直都擁有一股神秘的氣場。

最近赤星同學好像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平常我還未走向她她就已經發現到了我並像頭猛獸般奔來，這幾天卻是我去到並早已安坐好她都還未發現到我。

這天也是一樣的情況。

看着那熟悉的背影，我默默地坐到她身後的草坪上。我沒有走上前拍打她，只因我不想騷擾她、阻礙她。

那銀白色的頭髮猶如皎潔的明月般眩目，在晚風吹拂下於空中搖曳。絲絲髮絲散發着幻白光輝。明明穿的是簡樸的外套及長袖睡褲，卻在這漆黑的夜空下突出，強奪我眼球。就像大浴場內的水蒸氣，她的周圍環繞着這樣模糊又耀目的白色光暈。刺眼又夢幻，就像世上本應沒有存在的某種生物般如幻似真。

要比喻的話，就像她視線前方那相隔數億光年的星星般，閃耀而無法觸及、遙遠而孤獨。

明明平常在學校也沒有這種狀態，夜晚看星的她卻偏偏總會使我像現在這樣視線無法從她身上移開。

或許，不一樣的是我吧。

——赤星同學擁有照亮身邊人的光輝，像夜空星星般微弱而閃耀。

是我這麼想，才會覺得平凡的她夢幻吧。

「吶，赤星同學喜歡看星星嗎？」

這晚，我終於忍不住問了。

「」

赤星同學罕有地沉默了。雖然舉止並無任何變化，但從那抖了一下的身軀可以看出她是聽見我的問題後正在不知思考些什麼。

「為什麼白川同學這樣問？」

「就看你每晚都在看」

「我想早點投入這片星辰大海。」

赤星同學在說這句話時依然背對着我沒有轉過來，所以我不知道她在說這句話時的神情。她把話說得很小聲、又吞吞吐吐，像背後還有難言之忍般。

「成為星星嗎？好像也挺不錯的。」

當時的我並不知道這句話背後的意思，只是憑着「覺得赤星同學擁有照亮身邊人的光輝，像夜空星星般微弱而閃耀」的想法，就這麼草率地回應了。

*

「我們今天來跳舞吧！」

又是這樣，赤星同學又突然提出要求。

「你懂嗎？」

我無奈地附應道。嘛，雖然每晚有她主導着需做點什麼的確比什麼都不確定輕鬆。

「不懂！」

就像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孩般，赤星同學一邊露着傻氣的燦爛笑容，一邊大聲喊道。

「真是的」

雖語裏語外都表現着嫌棄，我還是像平常一樣配合她了。

赤星同學所播放的不是什麼華爾茲圓舞曲，而是我喜歡的唱跳組合所推出的其中一首歌曲。肯定又是調查了很久才知道我喜歡這首歌曲吧，畢竟不是什麼熱門的歌曲，而且在主流平台是找不到的。明明不用這麼對我在意也可以的真是個執着的孩子。

這首歌曲主打偏向華爾茲的風格，所以還是需要二人擁抱、互相配合才能完成舞蹈部分的。

赤星同學摟着我的腰。我們的距離接近得即使在暗淡模糊的黑夜下，也能清晰地看見她的五官。赤星同學的手顫抖着、除了雙頰連耳根也通紅了、心跳的聲音急速得連這邊也清晰地感受到。應該是不習慣與我的距離這麼接近吧。真是的，這麼緊張就不要提出這樣令人害羞的要求了。

嘛，雖然她這副小心翼翼的樣子很滑稽，逗得我不自覺在心裏竊笑、很開心就是了。

我們在這樣微妙的氛圍底下，開啟了我們的初次共同舞蹈。

歌曲的旋律屬高昂而輕快，能夠從歌聲中感受到女主角向男主角告白時那股平淡卻激昂的真摯。

赤星同學的舞技如她的唱功一樣爛。四肢不協調且不跟拍子，跟她配合把我自己也弄得像小丑一樣。可是，不知為何我卻不想放開這雙手。可能是因為沒人看見我這副丟臉的樣子；可能是因為沉浸在歌曲中；可能是因為一放手連自己也會跌倒。

總之，我沒有放開手，只是默默地看着眼前的赤星同學。

好像第一次這麼近距離之下看着她呢。赤星同學正在低着頭努力調整自己那滑稽的舞姿，所以並無察

覺到此刻的我。

近看之下果然銀白色頭髮如同舞台上聚光燈一樣刺眼，卻無法讓人移開視線。頭髮整齊而絲絲分明、還擁有一股洗髮水的香氣，看來是有好好整理自己後才赴約的。肌膚肉白而毛孔小，真是乾淨而漂亮的皮膚。眉毛幼長、睫毛修長。金橙色眼瞳穿透閃耀的銀白髮，直達我的眼內。

長得真美麗。

我不自覺深呼吸一下，這麼感歎着。

明明我的視線可以投放在很多其他地方上，比如說在自己的四肢上、或這星辰滿佈的夜景上，可是我卻沒有這樣做。

是因為我的目光早已被眼前的她吸走了吧。具體原因我也不能說清，只能夠說——赤星同學是一個讓我無法移開視線的人。

「怎樣？有心跳加速的感覺嗎？」

赤星同學還在笨拙地整頓自己的舞姿。她一邊看着自己的雙腿一邊問我道。

「沒有真爛的撩妹手法。」

我下意識把本來那崇拜的神情轉回平常的冷漠臉，直接地批評道。

「真是的！那務必請厲害的聖那大人示範一下該怎麼跳！」

赤星同學鼓起雙頰，故作生氣地說道。

「也沒有厲害到這種程度啦」

回過神來，赤星同學已經坐在草坪上目不轉睛地盯着我了。

唉真麻煩。

我並不懂得跳舞，正式跳剛才也只是第一次，平常只是在看這首歌曲的音樂影片時看過那段舞蹈。像我這樣的大舞痴，又怎能教導赤星同學跳舞呢？

我嘗試隨着旋律擺動四肢及身體，硬着頭皮示範給赤星同學看。

明明只是順着拍子擺動四肢，不知為何卻比剛才跳得更好了。手腳逐漸放鬆，沒有繃緊的感覺。四肢及身軀協調得更好，像真的沐浴在輕快激昂的旋律中。時而溫柔、時而澎湃，就像連這種細節上的張力都發揮得淋漓盡致。

為什麼這刻會突然跳得這麼好？可能是因為想證明給赤星同學看自己是有值得被她喜歡的價值？可能是因為被赤星同學直勾勾地盯着有種勝負慾作祟的感覺？可能是因為知道赤星同學對我抱有期待所以想努力一下？

不，可能更簡單、更純粹。

——只是因為。看向赤星同學溫柔的眼眸，那個當下，其他都沒有關係了。

「我還在尋找～那麼一個你～能為我生命帶來一束光～」

歌曲繼續播放，我也由一開始的生疏逐漸投入。

就在這個時候。

「真眩目呢。聖那大人肯定沒有我在身旁，也能這麼眩目吧。」

赤星同學不大不小的聲音穿透激昂澎湃的旋律，如尖錐般狠狠直達我的耳窩。

我立即瞥看她。

只見她的雙瞳失去平常的光彩，只剩下一片沉悶的暗橙，被閃耀的銀白髮覆蓋。她那藏於前瀏海下的雙眸就像真實的黑暗被虛假的光明覆蓋一樣，空虛而孤獨。眼簾低垂，只留下一點點視覺。頭稍微前傾、身體自然地沒有動彈搖擺。——我懂這個肢體語言背後的意思，因為幾週前我就是這樣看着赤星同學的——是崇拜。就像眼前的我是世上本應不曾存在的某種生物般，覺得我閃耀而夢幻。

不過——赤星同學沒有當時的我那般正面。

她的語調低沉、且像只是在喃喃自語，沒有要說給我聽的意思。陰沉的雙眸像刻意讓閃亮的銀白髮覆蓋一樣，不想讓我看見內裏的昏暗、悲傷、孤寂。赤星同學此刻所表現的，肯定不是「崇拜」吧。而是類似於「崇拜」、卻比「崇拜」更負面的某種情緒。

我並不理解這是一種怎樣的情緒，所以也未能說出什麼安慰的說話。但是——

「所以求你了～別丟下我一人～～是因為你一直伴在我身旁～我才能變得耀眼的～」

——或許，此刻我只想對她說出這句話吧。

第九夜目

赤星同學的光芒雖已沒有幾週前明亮璀璨，但還未燃燒殆盡。雖然顯得暗淡及帶有些許悲傷，但還是有小火種點燃。

這晚，赤星同學突然開啟了問答大會。

眼前的赤星同學雖然衣服上花俏了一些，但還是把自己包得很緊實——除了雙手及頭部外，全都以衣服遮擋住了。

教師般的成熟裝扮，還化上濃妝了。戴着一副拍大頭貼才會看見的趣怪眼鏡。那副趣怪眼鏡還要是那種黑色圓框、大鼻子、黑色大鬍鬚的款式。真是詭異得滑稽。

話是這麼說，一想起她剛才是以這副樣子仰望星辰等待我，就覺得已夠滑稽了。

真是個讓人哭笑不得般奇怪的人。

「穿上這個吧！」

赤星同學向我遞來制服，興致高昂地說道。

所以她今晚是想玩角色扮演嗎？真是低俗的興趣。

「那你不要以下流的眼神看着我。」

我接過制服，瞪着赤星同學半不情願地說道。

我是真的認為這是低端興趣的。如果別人要我配合，我絕對不會配合吧。而且要在這種公眾場合換衣服，一般的羞恥感當然是會有的。何況還要在這個用下流的目光注視着我的人面前換衣服，肯定會更加羞恥吧。

明明內心是這麼想，可是不知為何——我卻半句拒絕的話語都沒有說出口。

赤星同學嘟起嘴「噉」一聲，一臉極不情願地轉過身。

比起經過大腦思考，更像是內心想這麼做。

可是。

為什麼我會想配合她？

我環顧四周，確認方圓幾公里沒有行人和閉路電視後，才敢脫下衣服。

為了防止赤星同學偷看，我一邊換衣服一邊監察着她。

赤星同學真的很乖巧地沒有轉過來。這次她沒有仰望星辰，也沒有心不在焉。比起每晚仰望星辰時緊

繃的精神狀態，更擁有一股放鬆過來的感覺。

不只如此。

「噫——」

我把外套的拉鏈向下拉，又脫掉蓬鬆的長褲。

夜深環境比較昏暗，只有數盞街燈閃爍。街道上毫無行人，周遭房屋也全關上燈了。

明明只要不去想快點完成就可以了，但一意識到自己正在公眾場所脫剩內衣褲，羞恥的感覺就接踵而來。

總感覺這樣的自己，很下流。

看向蕾絲邊環繞的胸部、及那任由晚風自由進出的胸溝，我不自覺這麼想。

真是的。慣着她也有個限度啊。為什麼我會這麼隨便就在這種隨時有別人經過的地方脫下衣服呢。

夜深的環境寧靜，使這種混雜禁忌的羞恥感加強了，也使各種聲音更為突出了。

尤其是眼前的赤星同學。

赤星同學的肩膀隨之而抖了一下，吞口水的聲音也尤為明顯。赤星同學的身軀好像在微微顫抖，有種坐立不安的感覺。

還有種下流的氣場。

肯定很想轉過來看向我吧。畢竟現在我毫無防備，她一轉過來就能看見全裸只穿着內衣褲的我了。肯定腦內一瞬間有很多幻想，才會這樣顯而易見地慌亂吧。

滿腦子骯髒思想，真是個色鬼。是個令人不能放着不管的壞孩子呢。

「啪嗒、啪嗒」

我快速穿過校裙及制服，卻在只剩下扣上鈕子的步驟時減速了。

我試探似地放緩手上動作。逐顆逐顆鈕扣，緩慢地扣上，覆蓋內衣及皮膚。

不只扣上鈕子的聲音在這寂靜下顯得突出。

可能是因為有股性感誘惑般禁忌的感覺吧？我喘息的聲音每一下都在這寧靜的氛圍下顯得突出。

真是羞恥。

我又不是一个喜歡賣弄性感的人，為什麼我會在赤星同學面前這麼做呢？就像真的在引誘她犯罪一樣。

嘛，可能只是想試探一下吧？——赤星同學對我的想法、或她會不會抵受不住誘惑轉過身來撲倒我。

撲倒我之後的事我沒有想過，反正都是拒絕吧。

雖然這是理所當然般不用想也會做的自然反應，但——會這般不假思索地作出行動，真不像我。

赤星同學整個過程都沒有轉過身來。明明隨時也可以這麼做，但她卻捱過了這煎熬的過程，挺過去了。

儘管如此，她的答案是肯定的。

耳根在微弱的街燈下突出地通紅、身體止不住顫抖。雙腿不斷捶地、雙手又不斷抓捏衣服，一副坐立不安的樣子。頭部則堅持朝向前方，不管身體的擺動多傾斜也好。

吶，赤星同學。

你對我的喜歡，原來已經到達這個程度了啊。

銀白色的髮絲再次隨着晚風吹拂揚起、揮灑幻白光輝。可能是因為此刻畫面太耀眼了，使我不自覺更放緩手上動作，想更清楚、更仔細地看清眼前的她。

明明我對你應該更起防備心、明明我應該更感到害怕、明明我不應該放緩手上動作。

可能，也沒有什麼深奧的原因吧——

只是因為向我提出請求的人是你，我才願意接受。

*

「好了！第一道問題！你知道我現在最想說什麼嗎？」

赤星同學如釋重負般轉過頭來後換了一副興致勃勃的神情。

「不知道。」

我則半不情願地配合這無聊的活動。

「我喜歡你！聖那大人！」

「是的是的、我不喜歡你。」

我習以為常地一口拒絕赤星同學的表白，同時不忙以無奈的眼神斜視她。

「噯！」

換來的是赤星同學不甘的一句。

「那麼！第二道問題！你知道我現在最想做什麼嗎？」

赤星同學又提出另一道問題。

「不想知。」

我則打了個呵欠，回答得更直接了。

「噉！」

換來的是赤星同學不甘兼略帶氣憤的一句。

說得太過火了嗎？

嘛，算了。

「那麼！最後一道問題！你知道我最喜歡的人是誰嗎？」

再回答「不知道」之類的话就顯得太敷衍了吧？

為表尊重，這次我雖然不太情願，但說出了絕對不會錯的答案——

「我嗎？」

「嘻嘻，對了！最喜歡你了，聖那大人！」

換來的是赤星同學摸着我的頭大喊的一句。

赤星同學露着毫無半點雜念般純粹的傻笑，在寧靜的黑夜下直率而稚氣地說出這句。

真是的。每次跟我表白都像黑夜裏的明月一樣，只對我散發着明顯而獨特的光芒。

在這陰霾滿佈的黑暗世界裏，會保持這份毫無滲襲半點虛假的率真及幼稚的人——大概就只有她吧。

明明赤星同學跟平常一樣隨隨便便就向我表白，可是此刻，我的心底卻閃過一絲感動。

真是個讓人哭笑不得的怪人。

「為什麼要摸頭？」

我無奈地苦笑，表情稍微沒有那麼繃緊、冷淡。

「有沒有心跳加速的感覺？」

赤星同學沒有直接回答我，而是這樣問道。

「沒有。」

我如實回答。

對我來說，這只是一件輕鬆平常的事，又怎會心跳加速呢？

「噯～明明書上說摸頭殺會讓人心跳加速的」

赤星同學聽後一副大失所望的樣子，扁着嘴抱怨道。

第十夜目

這晚的赤星同學披頭散髮。

她說是特意這樣弄的，但看向這像剛跟別人打完架的頭，我丁點也沒有這麼覺得。

「幫我梳髮吧，白川同學。」

赤星同學又擺着一副讓人不好意思拒絕的稚氣臉，興奮地把梳子遞給我說道。

真是個麻煩的人

梳子也遞給我了，這不是更加不能拒絕嗎？

我拿過梳子，一把抓起赤星同學的銀白長髮，赤星同學的後頸瞬即映入眼簾。肉白的肌膚、骨骼及線條也明顯，跟我的脖子差不多。

「怎樣？有沒有心跳加速的感覺？」

看我撥起了自己的頭髮一會後還未替自己梳髮，赤星同學以期待的語氣問道。

總感覺她誤會了什麼。

「沒有。」

「噫！明明書本上說女生的後頸是最能吸引異性的！」

「我又不是異性。」

「誒～」

「不要一副可惜的樣子——」

我無奈地說着。

原來是這樣啊因為想讓我看她的後頸，才故意把頭髮弄亂然後讓我幫她梳髮嗎？

真是個套路深的女人。

不過。總感覺赤星同學最近很追求「讓我心跳加速的感覺」呢

——對了。

因為我說過這是我喜歡上別人的標準吧。

*

赤星同學戴着時尚的黑色頸環。她平常一直都把自己包裹得很緊實，如果不是這次機會，我大概也不知道她還有打扮得時尚這一面。果然女生也是愛美的嗎？即使外套及睡服也是普遍款式的赤星同學，暗地裏也會有時尚貪美的一面。

「這頸環是皮製的吧，真漂亮。」

就像人類看見美麗的東西視線會不自覺被吸引過去一樣，我不自覺觸碰了赤星同學的頸環一下。

「啊。」

就像觸碰到的是還未癒合的傷口一樣，赤星同學發出了一聲痛苦的低吟。

「怎麼了嗎？」

我以略帶擔心的語氣問道。

「不、沒什麼。」

就像幾週前試圖幫她抹掉衣服上的污漬一樣，赤星同學的語氣變得不同了。

那是一種冷漠的語氣。與平常的熱情如火截然不同，這份冷漠如冰錐般冰冷銳利、卻又混雜着一股不信任的不安感。

赤星同學正背對着我，我不能看清她的神情。

但是。

這個語氣，就像在故意隱藏着悲傷一樣。

「為什麼赤星同學一直都把自己包裹得那麼緊實？」

我問出了一直以來好奇的問題。

春夏秋冬都把自己包裹得像正歷寒冬一樣，使身邊人都把她當作怪人看了。而且明明性格並不孤僻、也沒有像我一樣給人一股冷漠的感覺，為什麼卻要避免跟別人接觸呢？

「」

赤星同學像幾天前那晚一樣，罕有地沉默了。

我又問了什麼奇怪的問題需要她思考如何回答我嗎？

「只是一種保護機制而已啦」

這次赤星同學的語氣沒有那麼難懂。這是一種故作輕鬆的語氣，就像不想讓我擔心般，故弄玄虛地說。

此刻，我還未知道赤星同學所隱藏的悲傷是什麼。不過。既然她不說，那也沒辦法吧。

「嗯。」

我只能這麼回答着，並配合地梳起赤星同學的髮絲。

第十一夜目

這晚，我讓赤星同學帶我進入她的世界。

我沒有直接這麼說，就只是告訴她這晚什麼都不想做只想仰望星辰。

每晚深夜的活動內容，都是赤星同學提出的。——這次好像是，我第一次自己提出要求。

怪不得赤星同學擺着一副下巴都快要掉下來般誇張的驚訝臉了。

也並非因為什麼別的，就只是偶爾也好——我想了解一下她的世界。

我和赤星同學一同坐在草坪上，抬頭仰望星辰——就像每晚的赤星同學一樣。

我專注地看向滿天繁星。眯起雙眼，縮窄視覺。我把頭拱前，一點也不自然地尋找這些小星球之間的規律。

總感覺現在的自己，就像平常的赤星同學一樣滑稽。

唉。

不過，我看不出任何規律。

不就只是一堆遙遠的小鑽石隨機分佈在漆黑的夜空中嗎？雖說點綴了黑夜，使黑色一片的天空變得閃亮；但

明明沒有任何有趣規律、也沒有一顆星星特別閃耀，為什麼赤星同學卻可以每晚風雨不改地為星星著迷呢？

「白川同學是魔羯座的吧？」

赤星同學打破我的思緒，確認似地問道。

「嗯。」

「你看！」

赤星同學拱近我，伸手指向天上繁星，興奮地喊道。

「這顆、這顆這顆！連接起來就是魔羯座了喔！」

我的視線隨着她的手指移動、再配合想像力，就真的看見了魔羯的樣子。

「你懂觀星嗎？」

這次是真的驚奇的，雖然語氣並無內心般激動。

「不！我只懂看魔羯座，因為那是聖那大人的星座！」

赤星同學又如個孩子般掛着稚氣的笑容，爽朗地喊道。

「真是的」

我這樣低語。

「對了。」

赤星同學像想起什麼似的突然把嘴貼到我耳邊，壓低聲線說道——

「我喜歡你，聖那大人。」

這句有必要用這種悄悄話的方式說出來嗎？

而且，赤星同學在說這句話時，特意把每個字放緩來說。可能因為就近在耳邊吧？彷彿能感受到她每個口形的變化，感受到她唾液、舌頭的流動。

吞口水、呼吸聲、張口、咬牙、雙唇、喉嚨的律動，明明這些平常說話時尋常的舉動全都在我腦內放大，變成慢動作。明明赤星同學只是說着平常最常說的一句，卻彷彿時間變慢了般使我聽得煎熬。

會覺得這樣的她性感的我真是下流

「這又是什麼套路？」

為免自己再這樣下去會變得奇怪，我在赤星同學話音未落時便快快打斷了她的話語。

我沒有特意把頭轉向她，只是歎了一口氣問道。

「有沒有心跳加速的感覺？」

赤星同學稍微拉開了距離，又傻氣地問道。

「沒有。」

我還是一樣的回答。雖然冷淡，也和之前那幾次回答一樣，但我沒有在敷衍她。

就真的沒有心跳加速的感覺而已。

「噫！明明書上說悄悄話能讓人心跳加速的」

赤星同學聽後還是一副大失所望的樣子，生氣地扁着嘴抱怨道。

第十二夜目

這晚罕有地，我比赤星同學早來到了。

在同一地方、同一時間點，眼前卻竟然沒有那熟悉的身影——

總感覺有點違和及空虛，我是習慣了讓赤星同學等待我嗎？

我躺在草坪上，不自覺把視線投向夜空星辰。

說起來，其實還挺不負責任的。每晚我就悠哉悠哉地乘着電車過來，她就像現在的我一樣抱懷着不安煎熬地等待。——所以能夠在夜晚見到我，她就都這麼興奮嗎？

那是因為等得悶了才看向夜空星辰嗎？——話說回來，「投入星辰大海」到底又是什麼意思？

不過，真是虧她每晚也能這麼早就待在這裏等我呢。畢竟我們沒有約好時間，每晚我都是待我的家人們睡着後我才偷偷溜出來的。沒有固定時間、甚至時間每一晚都在變動、時早時遲，可是赤星同學卻每晚都總能早過我來到。——這已經不是住得近的原因了吧。

——更像是，她每晚都很早就來到這裏，一邊寂靜地仰望星辰、一邊等上數小時待我來臨。

還真是強大的執念呢。

雖然內心是這麼吐嘈，但內心深處隱約能感受到一股強烈的暖流。

會有一個人願意花上自己這麼多休息時間，只為了等待我。然後不多不少，只相處上短短的一小時。對待我的每一剎都付出所有真心真意，即使我沒有喜歡上她。——這到底是多麼閃耀而動人的事呢。

彷彿能再一次感受到赤星同學那澎湃而真摯的「喜歡」。抱懷着這份撼心的暖意，我徐徐閉上雙眼。

*

小睡一會後，我再度睜開雙眼。

映入眼簾的是少許模糊的景象。眼前有半吋黑影籠罩，然後是赤星同學略帶憂鬱的金橙眸的凝視、在竊笑的嘴、及她小心翼翼的神情。

真是的。這個樣子，怎樣看都是剛做完壞事。

額上感覺黏着什麼東西。我把它取下來，看也沒看上頭寫的內容便坐起來向赤星同學打招呼道：

「晚安。」

不知怎的，心底閃過一剎安心及期待。

「晚安聖那大人！你不看看上頭寫什麼嗎？」

赤星同學還是保持一貫小奶狗般的感覺，把頭拱近我興奮地打招呼。

金橙眸內的憂鬱感彷彿瞬間全消失了、還笑得合不攏嘴般，難道與我相會真的能讓她這麼快樂嗎？

「不看。反正都是那些東西。」

我稍微坐開把距離拉遠，把弄着手中便條無奈地淡淡回應道。

「噫！那白川同學有心跳加速的感覺嗎？」

赤星同學不甘地歎息一口氣後話題一轉，問道。

「沒有。」

雖然經常撥她冷水好像不太好，但我不擅長說謊。

「誼！？明明書上說這樣會讓喜歡的人心跳加速的」

「你每晚都很早就待在這裏等我嗎？」

我沒有理會赤星同學一如既往的大失所望，問道。

「嘛，算是吧——」

赤星同學的態度一轉，像這樣模糊地回答我。赤星同學把視線從我的身上轉向星空，接著問道——

「那聖那大人呢？為何你每晚都能赴約？」

那是一種像白天與她交談時的語氣。

——猶豫、不安，卻無比認真。

聲音在顫抖、心跳加速的聲音就連這邊也感受到了。真是的，害怕知道我的答案的話不要問就好了吧。

「一開始是因為約好了，就不想違背承諾。」

我把那張寫着「我喜歡你」的便條對摺再對摺。一邊看着逐漸被弄皺並隱藏的「喜歡」，一邊坦率地回應。

「現在的話可能是習慣了、甚至我也對這段時光感到享受和期待吧。」

雖說不想給予她假希望，但的確我是這麼想，就如此回應了。

我專注於被我弄皺並破壞的便條，繼續回應道。

赤星同學聽後沒有作聲，所以我好奇地把頭轉向了她。

「嗚嗚」

發出微弱的聲音，眼前的她聳着肩在啜泣。

——這並非悲傷的泣聲，從這份彷彿正向我襲來的熾熱可以感受到。

更像是——沒想到我會給出這樣的答案，喜極而泣了。

唉，真是拿這個人沒辦法。

我的身上沒有手帕或紙巾。我把弄皺了的便條團塞進口袋，接著——

用手指拭掉了赤星同學眼角的淚水。

「真是的，別哭啦。」

我以一種罕有的溫柔向她笑道。

換來的是赤星同學一副更驚訝的臉。

也難怪吧

畢竟這種舉動我對朋友也未曾做過。

感覺是下意識的行為。彷彿沒有經過大腦思考、而且身上沒有手帕及紙巾，看着這副笨拙又真誠的臉孔——就不自覺想這樣做了。

嘛，不過也不能說明什麼就是了。畢竟可能在相同情況下，我也會對朋友這樣做就是了。

第十三夜目

白天的赤星同學跟夜晚的赤星同學相差很遠。

「赤星同學呢？又獨自逃到其他地方去了嗎？」

朋友們這麼說時，我們正在女子更衣室和其他女生換衣服。

每逢體育課，赤星同學都會自己躲到其他地方更衣，而朋友們一般都會一臉嫌棄地這麼說。比起抱怨或嫌棄，其實更多的是生氣吧。不只我的朋友們，其實班上大部分女生都是這麼想的。明明都沒有人不喜歡赤星同學、她本人也沒有做過什麼壞事，卻偏偏要自己孤立自己——不主動跟別人接觸、別人主動跟她接觸的話就會避開他們。同學們都覺得這樣的赤星同學很奇怪，而且覺得這樣的她會使自己明明什麼都沒有做卻背上莫須有的「欺凌者」罪名，才對這樣脫羣的赤星同學感到生氣吧。

對的。根本就沒有任何人討厭你，為什麼又要避開主動向你示好的人呢？又為什麼要這麼抗拒身體接觸呢？

嘛，不過這樣的她偏偏會跟我告白和主動約定跟我見面就顯得更加奇怪了。

視線不自覺移向更衣室門口。

到底是去哪裏更衣了呢？話說換好的衣服也要放回鎖櫃內吧？會在晚一點回來這邊換衣服嗎？

「那聖那！」

「啊。」

思緒被拉回這邊，我才發現自己剛才好像發呆了。

「怎麼發呆了？」

「唔唔、沒什麼。」

繼續把體育服套在身上，我模糊地回答道。

總不能說剛才是在想赤星同學的事吧。我沒有跟朋友們說過我每逢夜晚都會在特定時間與赤星同學相會，所以在她們的記憶裏，我和赤星同學應該就只是上次生病時會來探望我的「同學」關係吧。如果跟她們說我剛才在關心赤星同學的去向，肯定她們又會想東想西去了，我不想增添麻煩的事。

不過真是奇怪。

怎麼我會這麼好奇赤星同學的去向呢？還好奇得腦袋空白在發呆了——明明之前都沒有過這樣的感覺。

「話說回來，聖那。」

朋友繼續說回剛才的話題。

她一把掀起我剛換好的體育服。沒有贅肉的肚子、纖瘦彎曲的腰部、戴上胸罩擠出深長胸溝的胸部瞬間動彈而出，呈現在同學們眼前。

朋友撫摸我的腰部、又試圖捏那捏不出贅肉的肌膚。

「你身材真好呢～每次更衣時看向這身材比例，我都這麼想喔。」

朋友向我的胸部投來羨慕的目光，說道。

「是的、是的。」

我不慌不忙地再次套上衣服，平淡地回應道。

*

對了，類似這樣的事，赤星同學好像也對我做過。明明朋友對我這樣做時，我也只會輕鬆平常地平淡甚至冷漠回應；但不論是在赤星同學面前脫衣、抑或是接受她的吻，我所採取的態度都不是平淡或冷漠。

是因為在公眾場所嗎？是因為想回應她嗎？

嘛，但也未至於使我的情緒變化得這麼厲害吧？畢竟我可是活了17年都一直維持這副冷漠的模樣喔。即使之前面對喜歡的男生，我也是擺着一副冷漠臉只有內心在心跳加速。但昨晚，我居然替赤星同學抹乾了眼淚，還對她笑了。

這麼重新想一想的話，最近的我真是奇怪。

為什麼我會把赤星同學放在這麼奇特的位置呢？只不過是偶爾溫暖到我、對我付出所有真心、及每晚會在差不多時間私會而已

「聖那！」

「啊。」

被朋友這麼一喊，我才醒覺剛才我在看着赤星同學發呆了。

「怎麼了嗎？」

「沒什麼。」

我模糊地帶過後繼續和朋友做伸展動作——雖然還是會不時偷偷瞥向赤星同學就是了。

赤星同學在班上沒有朋友。就連虛偽的友伴也沒有。所以說，每次像這樣的分組活動，赤星同學不是隨機分配、就是跟老師一組。

看她一副小心翼翼又戰戰兢兢的樣子，真是笨拙得可笑呢。

我又不自覺以一種像看稀奇動物的眼眸看向她了。

明明手腳繃緊又互不協調，卻不想帶給對方麻煩而在笨拙地努力的樣子，真可愛。

眼簾低垂，我不自覺把視線固定，想看看她接下來還會做出怎樣笨拙的舉動以努力。

*

現在是音樂課。

今節課是教授唱歌。

老師邀請了我的一位歌藝飛凡的朋友出去示範。她的歌聲清澈雄亮、時柔時剛，明明平常聽都會聽得如癡如醉，彷彿被她帶進故事裏去一樣。可是，現在我卻無法專心。

腦內響起赤星同學那傻氣又努力的歌聲、及笨拙的撥弦。

可能因為朋友所唱的是當晚赤星同學所唱的其中一首歌吧。赤星同學五音不全卻像個笨蛋一樣一臉興奮的樣子浮現在眼前，連同歌聲一起取替了朋友優美的姿態。

雙眼不自覺眯起、嘴角不自覺上揚。我把頭拱前，托着腮觀賞眼前這個傻瓜的表演。

這麼想的話，那時的赤星同學真是不知所謂呢。簡直就是完全糟塌了我喜歡的歌曲。

嘴角上揚得更近眼角，我的神情不自覺變得更加陶醉了。

*

晚上，我好奇地問了赤星同學一直想知道答案的問題。

「對了，你喜歡我什麼？」

我是很輕鬆平淡地問的，一邊學着她仰望星辰。

「那聖那大人呢？你對我又是什麼樣的感覺？」

沉默了一會後，赤星同學還是沒有回答我的問題，而是像這樣反問道。

——以一種認真又畏縮、像不安得快要哭出來的態度。

感覺一下子把輕鬆的氛圍變得嚴肅而拘了。真是的

「」

相處了這麼久，明明我有信心可以清晰地斷言的。可是，感覺話到口唇邊，卻不知該如何表達。我回

答不上來，只是像這樣沉默了。

為什麼，我會回答不上來呢？就連簡單的一句「朋友」，我也回應不了

——那麼，我對赤星同學到底是抱持什麼樣的感覺呢？

*

「最近的聖那真奇怪好像一直一副心不在焉的樣子」

對，最近的我很奇怪。視線總會不自覺投放在赤星同學身上，又會不自覺想起她的事，而且有時還會把朋友「看成」了赤星同學。

大概是我還在尋找吧，自己對她的感覺。

不論是體育課的時候、抑或是音樂課的時候、或是平常白天在學校的時候——為什麼我總是這麼在意赤星同學呢？為什麼我對待別人的時候，會跟對待赤星同學的時候不一樣呢？

*

這天，我在料理課時不小心弄傷手指了，所以晚上去與赤星同學相會時還貼着創可貼。

赤星同學看見我受傷的手指後又一副表情誇張的樣子大喊大鬧了。

赤星同學像抬起什麼神聖的東西一樣小心翼翼地雙手舉起我那只受了小傷的手指，又一番囉嗦道：

「哎呀，我怎能沒有及時發現高貴的聖那大人受傷了呢？啊！是粉絲失格啊！不行了，請你嫁給我吧，聖那大人！我必須負起責任，照顧你的一生！」

看向她像個孩子一樣哭啼着又把一堆多餘的東西拉扯進來的樣子，使我不自覺想起她探我病的那次。

如果這份溫柔，能一直只對我展現就好了

——對呢，我曾經自私地這麼想過。

再回想起與赤星同學相處的每一個瞬間。

一股溫熱的暖流再次在心頭盪漾，我好像找到了——一個肯定的答案。

並不是我的心境從根本上產生了變化、並不是赤星同學改變了我對待別人的冷漠、也沒有任何環境因素的影響，而彷彿是更簡單而純粹的原因——

赤星同學帶動了我的情緒。使我在本來冷漠的情感基礎上，增加了一份溫柔。

赤星同學的單純、稚氣、溫暖、真摯幻化作一道道微小的光束，聚焦成我生命裏的一束亮光。就像漆黑的天空因有明月存在而變得明亮一樣、就像昏暗的街道因有街燈照耀而變得光亮一樣，赤星同學在無形之中牽動起我的情緒，令我感受到更多自己之前未曾感受過的情緒。

雖然赤星同學時而會說些未經大腦的奇怪話，卻也坦蕩蕩地帶給了我所有我需要的溫暖。

這些都是我活了17年從未曾經歷過的——沒有人打動過我的內心。

不過。在於我而言，果然「喜歡」要伴隨着心跳加速的感覺。所以，我不會把我對赤星同學的感覺歸類為「喜歡」。但我也不要把這個能改變我的人歸類為普通的「朋友」、或「摯友」之類不負責任又單調的關係。可能只能說是一種僅屬於我和她的關係吧。雖說有點難懂，但就是一種只能以她為名的特殊關係吧。

——赤星同學是我超越友誼、愛情的例外、特別。

這就是我對她的感覺。

第十四夜目

這晚，是我看過赤星同學穿得最單薄的一晚。

這天晚上我又早到了，赤星同學在我到達後不久也來到了。

在每道街燈的閃爍下，我看見了一生也無法忘懷的景象。

赤星同學步履蹣跚地朝我走來。這天她沒有穿睡服，而是穿著校服。裙子的拉鏈並沒有完全拉上。雙腿之間垂落着透明的液體，在亮光下更顯清澈。領帶不見了。白襯衫沒有扣上任何鈕子，仔細看甚至有幾顆鈕子不見了。白襯衫只是薄薄地覆蓋胸部，其他全袒露在夜空下。胸罩的釦子鬆脫，只是輕輕覆蓋平坦的胸部。脖頸上的捏痕、身體上的抓痕、吻痕、稍微褪色的泛紅長痕、疤痕，種種不同痕跡烙印在她身上、四肢上，使她的身體千瘡百孔。頭髮呈蓬鬆散亂的狀態。即使長長的瀏海遮蓋雙目，雙頰兩側的淚痕還是清晰可見。仔細看的話，像捏痕這種痛苦的痕跡在她的臉上也清晰可見。

這種姿態朝我走來，不用想也能猜到背後隱藏着什麼痛苦的回憶了。

我吞了一口口水。

——怪不得一直把自己包得這麼緊實又避開人群了。

是因為碰到傷口會感到疼痛，及不想讓別人替自己擔心吧？但至今為止都隱藏得這麼好，為什麼現在又要給我看呢？之前問她的時候又隻字不提，為什麼現在卻要讓我知道得這麼透徹呢？

這麼想着，赤星同學已經走到我身旁了。

看向一臉驚呆的我，赤星同學只是不語坐在我身邊。我們的距離變近了，我也清晰地看見了她的臉龐。

以一種絕望的低沉，赤星同學這樣問道：

「我沒有反抗，是不是不正常？」

面對這像放棄一切的語句，我只是感到無與比倫般陌生。

我所認識的赤星同學、夜晚那稚氣又開朗的赤星同學，到底去哪了？

——不。

——或許從來都沒有過這個赤星同學。

近看之下，凹凸的疤痕更加明顯了。長短深淺不一、有些痕跡還在結焦、有些痕跡還在流着赤紅的鮮血。再結合赤星同學一直以來的行為舉止，至少證明這種事的發生已經不只有這天了。

可能現在在我眼前的，才是真正的赤星凌吧。

平常在我面前那個開朗幼稚的她，只是一個掩飾吧。可能只是不想讓我擔心她、可能只是想在我面前至少顯得像一個「正常人」；之所以想與我每天晚上相會，可能也只是想自欺欺人地以我洗淨傷疤，暫時忘記、逃避在自己身上發生的一切吧。

但如果是這樣，不讓我知道她的這一面會比較好吧？

——不。在我面前的她所表達的愛慕，全都是真實的——至少我一直以來是這麼感受到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也就是說——

即使遍體鱗傷，赤星同學也想向我展現她的愛慕嗎？

即使遍體鱗傷，赤星同學也盡了她所能去努力帶給我溫暖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

「啊。」

我用盡全身力氣大力緊抱赤星同學。

可能到現在這一刻我才明白——為什麼赤星同學總能這麼早來到？為什麼赤星同學那麼喜歡背對着我仰望星辰？

可能不想讓我看到她的情緒轉換、可能只是一種自我開解。

——每當她仰望星辰，就是她最傷心的時候。

是這樣呢。我根本對她的一切都完全不了解，就只懂做接受的那一方。

我想更進一步踏入你的世界，想更了解你。我想站在更近你之處陪住你，想成為你的支柱。因為我終於知道你有多努力、有多遍體鱗傷。

我想拯救你、想帶給你溫暖——就像你對我做的一樣。

我暗自下定決心。

「沒事的，有我在。」

我沒有回答赤星同學那像自我放棄一樣的問題，而是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溫柔語氣說道。

我緊緊抱住她，像害怕她會有那麼一剎在我的指縫之間逃離一樣。

像烈火般灼熱的體溫、止不住顫抖的身軀。

赤裸的疤痕隔着我單薄的衣服碰到我的肌膚。從這微小卻深刻的感覺裏，我徹底地感受着這份凹凸不平、皺摺摺的痛苦。只是這樣輕輕的觸碰已經讓我感到萬分痛苦了，更何況是她在長年累月裏經歷了不知什麼恐怖的事才會留下的多種疤痕們。比起我這種沒有經歷過的人，赤星同學肯定更加痛苦吧。

以一種同情混雜着心痛的情感，我這刻能做到的就彷彿只有像這樣緊緊抱住她、和誠懇地說着這種就連我自己都覺得不負責任的話。

同時，我也更下定決心。

——至少要讓這句話變得沒有不負責任。

「為什麼聖那大人明明不喜歡我，卻要對我這麼溫柔？」

赤星同學的熱淚沾濕我的肩膀。雖然沒有回抱我，但她也沒有像平時一樣縮開。

她是以一種難以置信的語氣說出這句的。

的確，以我平時對她那種冷淡的態度，我也並不像會說出這句話的人。

「因為你是我重要的人。」

我不加思索就肯定地回應，同時回答早兩晚她所提出的問題。

我要給予赤星同學足夠的信心，讓她知道我是認真的。也要讓她知道我那句看似不負責任的話語並非不負責任隨便亂說，而是發自真心說出口的。

「我現在，連歸所也沒有了。」

抱着猶豫不決的態度，赤星同學啾泣着輕聲說。

「同一個人嗎？你身上的痕跡和這晚發生的事。」

我嚇了一驚，隨即這樣問道。

「嗯，父親。」

赤星同學沒有避忌，直接說道。

這不是亂倫嗎？

懷內這個她，似乎比我所想的更加遍體鱗傷。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更加要拯救你，凌。

「那就再也不要回去。來我家住吧。我去問問母親。」

我溫柔地輕撫赤星同學的後腦勺，說道。

「真的可以嗎？我不想麻煩白川同學。」

即使如此無力、柔弱、絕望，赤星同學還是這般的溫柔。

「我才剛說過吧，你是我重要的人。那又怎會麻煩呢？」

我緩緩鬆開懷抱，雙手搭在赤星同學的肩膀上，誠摯地看着她的雙眸，說道。

即使暗淡的金橙瞳沒有平常般容光煥發，還是穿透淡色的銀白髮，映照在我的眼內。

赤星同學的眼眸略帶憂鬱、動搖、不安，不斷在這份絕望中徘徊。

縱使是這般猶豫不決、不信任我，熱淚還是從她眼角兩側奪眶而出。

「嗯！」

她在這般大力地點頭說後便泣不成聲。

滾燙的熱淚不斷流出，沾污她的雙頰、甚至是整張臉、及衣服。可是，她也沒有理會。只是不斷哭泣、不斷哭泣，就像很久沒有試過這般放聲大哭一樣。

既然赤星同學願意踏前一步相信我，那我必須要盡力承擔起我的決心。

我此刻能做到的就只有任由赤星同學在我面前發洩一切，大哭一場吧。

我以一個溫暖的微笑陪伴着她。

第十五夜目

我的雙親最近要到國外出差，比我年長很多的哥哥則早已結婚生子，搬出去住了。家裏最近只有我一個人，也正好有空房可以讓赤星同學住下來。

跟赤星同學這般交代着的同時，我們來到了我家。

「真沒想到竟然會有一天可以來喜歡的人的家呢。還是住下來了。」

以一種五味雜陳的語氣，赤星同學淡淡地說。

「先去洗澡吧，我幫你沖沖身子。」

我不懂該如何回應在這個時候說出這種話的赤星同學，只能把話題轉向這邊說道。

*

我沒有特意脫下衣服。赤星同學赤裸的身軀就這樣呈現在眼前。

她正背對着我坐在洗澡處。

在這麼光亮又近距離的環境底下看，即使有熱呼呼的水蒸氣作掩護，那赤紅的印記還是突出地呈現在眼前了——連同那彷彿比水蒸氣更要熱烈的痛苦。

這些已經不只有拳頭或掌摑的痕跡吧——還有像絲線般細長而無盡，就像被一條長鞭不斷抽打而致的痕跡。像這樣大小長短、深淺不一的痕跡烙印在赤星同學的背上，數量大概佔她整個背脊的70%般多吧——但這些都只是肉眼可見的傷疤而已。也還沒把所有瘀傷及紅印計算在內，眼前這個女孩已經這般千瘡百孔了。

「很辛苦吧。」

我把洗澡液擠在手上搓揉，坐在她的背後語帶同情地問道。

「嗯。」

沒帶多餘的話語或語氣，赤星同學以一種像不想說下去的感覺肯定我的問句。

我把洗澡液塗在赤星同學身上。

最先感受到的不是這副瘦弱身軀隆起的骨骼，而是比骨頭的輪廓、和皮膚更上一層的——傷疤。

這樣沒有隔着衣服，而是直接觸碰我還是第一次。感覺這份持續多年的切骨劇痛混雜着自己有點不知所措的心痛一下子從手心侵襲我的大腦，使我的身軀不知是因為不堪負荷還是單純震驚過度而停下了動作。

本來應該如同她那銀白髮般順滑的肌膚，竟然被弄得這樣皺褶而凹凸，真是不堪設想。

「很震驚嗎？」

似乎察覺到我的停頓，赤星同學以一種超越絕望的無感語氣淡然問道。

「」

我不知該如何回應她，所以只好沉默以對、並重新開始手上動作，替她把洗澡液塗滿全身。

「這很多年了。從小就一直是這樣，喝醉後稍不順心就發洩在我和媽媽身上。現在也會啦，不過這天變質了。媽媽像被馴服了，也不會管我被怎樣對待。」

看我沒有回應，赤星同學繼續自顧自地說道，以一種比上一句看似好一點的苦笑。

——這句子是經過修飾的。

就連「他」也不敢用以稱呼給予自己這等傷害的爸爸，聲音在顫抖、身體也如是。語氣看似沒什麼起伏，實際隱藏着恐懼、及畏縮。

看來她的爸爸真的給予了她一個難以想像般龐大、又無法磨滅般深刻的心理陰影。

而這些都是從未經歷過的我無法想像、無法完全理解的。

只是單單提起就已經這樣痛苦了嗎？

即使是這樣還要跟我說，是對我抱有希望的意思嗎？

——就像覺得跟我說的話，我可以給予她她想要的安慰般。

可能只是我的一廂情願也說不定，但我不能再因為不懂回答而沉默以對了——我必須作出回應。

「還會痛嗎？」

我以一種溫柔的聲線，問道。

「有時。」

換來的是赤星同學淡淡而誠實的回答。

「你現在不是一個人了，就由我來保護你吧。凌。」

思考了一會，我還是直接說出來了——她的名字。為了使這句話更像是只說給她聽、為了增加她對我的信心。

「我可以把這理解成你也喜歡我嗎？」

所以我沒有預料過她會有這種誤會。

「如果這樣會令你開心的話、隨便你。」

如果是平常的我的話，一定二話不說就一口拒絕吧。

可是。現在我卻故意這樣說了。

——出於同情。就像看見受傷的小孩會主動幫他貼上創可貼一樣，出於無法放下不管的、人皆共有的，同情。

「謝謝你聖那。」

換來的是她不像平常般不假思索地興奮的語氣，而是一種混合猶豫、痛苦、及少許快樂的語氣。

第十六夜目

那晚洗過澡後我便先讓凌穿著我的睡服去哥哥的房間睡了。

這是翌日早上的事。

一睡醒，凌的臉龐便呈現在眼前。

「早上好！聖那大人！」

凌以與平常在夜深時同樣的興奮語氣爬上我床上喊道。

凌正壓在我身上。由於我們的身形不同，我的睡服穿在她身上尺寸大了。可能因為她正趴在我身上吧，從領子內幾乎能看見她上半身的全部。

真是像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孩呢，可是偏偏你的傷痕還是這麼真實地一筆一劃呈現在我眼前。

——凌至今為止所承受的不只是孩子，是連我們這年紀、甚至比我們再大年紀的成人也能超越的痛楚。

她的語氣就像昨晚的一切都沒有發生過一樣。只是靠一晚就能釋懷了嗎？真是堅強的孩子。

「全看到了喔。」

我淡然回答，並把頭轉向一邊。

凌立即把視線移向自己的領子內。注意到後她打了個筋斗退到我床邊，大驚小怪地喊道：

「啊啊！聖那大人真變態！」

「是的、是的。」

我明顯地敷衍她，接著起床。

凌妨礙我下床了，但我讓她借開一下她又不願意，嘴邊說着「聖那還未跟我說早安！」般像個孩子在鬧別扭的話。

「早上好，凌。」

我只好配合道。

「嘻嘻，很好。」

聽後凌一邊像個小孩般露出傻氣的笑容，一邊乖乖移開讓我下床。

洗漱並吃過早餐後，我們一同踏上返學路。

「總感覺每天睜開眼第一眼能看見的是聖那大人真幸福呢！」

「嗯嗯。」

「哎呀，就這！？」

「不然可以怎樣。」

「噯，真是個悶騷。」

「嗯嗯。」

*

接下來還是一段無聊的對話。

「說起來你有手機嗎？」

「沒有啊。」

「那要去買了呢還有你的衣服也要」

「那不是要花聖那很多錢嗎？」

「不用緊，我本來就有儲蓄。」

「那我也得快點找工作去賺取金錢還給聖那大人呢。」

「嗯。」

其實不用還也可以的。但我沒有拒絕，而是給予了這個模稜兩可的答案。

「總感覺很不好意思呢」

凌露出苦笑，搔了搔後腦勺說道。

內心閃過一剎像不甘的違和感——我不想看見凌這副悲傷的樣子。

明明是我說過要承擔起保護她的責任，卻讓她感到虧欠或愧疚般悲傷——我不想這樣。

「不用緊。」

可是，除了這句外，我根本想不到任何能讓她減輕負罪感的話。

*

在快要到達最常碰見同校生的那段路前，凌突然走到我跟前截停了我。

「吶，聖那。你可以替我保守秘密嗎？不論是我身上發生的一切、或是我們正在同居的事。」

「嗯，當然。」

只是想說這些嗎？那當然沒問題了。倒不如說——就算你不說我也會這樣做。

「還有。」

凌嘴角上揚，露出一個副有深意的淺笑，繼續說道——

「能像以前一樣對待我嗎？」

她只是淡淡吐出一句。

是我對她與之前不同讓她感到違和了嗎？不過才剛知道這樣震撼的事實，很難不去想太多或介意太多吧？

——就因為會變成這樣，凌才寧願被別人說成是怪人也不願告訴別人真相嗎？

那她願意跟我說，是渴望我能對她做出什麼與別人不一樣的事嗎？

能對她做出什麼與別人不一樣的事，就是我所追求的「帶給她溫暖」嗎？

——既然是這樣，我就聽從她的一切吧。

「嗯。」

雖然還是答以這個模稜兩可的字詞，但這次我給予了它肯定的語氣。

第十七夜目

這是發生在凌買了新手機後一天的事。

上課的時候，我的手機震動了。由於坐在後方角落位置，所以我沒有顧慮很多便偷偷查看手機了。

[聖那大人！我很悶~(´◕ω◕`)]

是凌。這個顏文字真是與她平時的感觉超像——滑稽又傻氣的，讓人哭笑不得。

我掩嘴竊笑一聲。

這就是凌在線上聊天時的樣子嗎？原來她會用顏文字的

感覺了解多了凌一點，心底閃過一剎類似幸福感的快樂情緒。

{ 聽課。 }

我淡淡回覆。

正當我打算拿起鉛筆繼續聽課時，凌的回覆傳來了。

[噯！世界就是因為有你們這種書呆子的存在才會這麼沉悶的！(。ì_í。)]

{ 嗯嗯。 }

[話說回來]

[下週的小測，可以拜托聖那幫我複習嗎？:-)]

{ }

[哎喲、對不起了嘛！拜托了！:(]

{ 好吧。 }

[說起來，聖那大人直呼我名字了呢~^o^]

{ 你喜歡嗎？這邊反而覺得挺怪的。 }

畢竟我之前也沒怎麼以「赤星同學」稱呼過凌，通常都是以「你」稱呼她。

[喜歡！被喜歡的人直呼名字，有誰會不喜歡呢？請以後都一直以名字稱呼我！(ò_ó~)]

{ 這樣會使你更加快樂嗎？ }

[當然! (*≥*)]

看到這元氣滿滿的答覆，心底閃過一絲暖意。

能夠使凌更加快樂，也是「帶給她溫暖」的一種吧？

——既然是這樣，以後就直呼她名字吧。

{ 那好吧。 }

我打上回覆，發送後便繼續專心上課。

*

放學後，為了不讓別人知道我們一起回去，我讓凌在校門外等待我。

跟朋友們分別後，我徑直走往校門方向。

不知為何，心底閃過一絲期待。

校門外站着的是玩弄水窪的凌。——果然，像個小孩一樣。真可愛。

「凌。」

我稍微提高語氣，向她喊道。

凌先是愣了一剎，接著嘴角上揚，露出一個無比幸福的燦爛笑容，回應道：

「嗯！」

真是的，只是直呼名字就已經興奮成這樣了嗎

我的嘴角也微微彎曲，偷偷露出一絲微笑。

第十八夜目

凌來我家住已過去一週了，她逐漸適應了我家的生活。每天一起回校放學、偶爾會去逛逛街才回家、接著吃我煮的飯、然後洗澡睡覺，又再開啟新一天。本來我還煞有介事的，但總能夠被忘我興奮的凌帶進像每晚輕鬆歡樂的氛圍，使我像忘記一切擔心般放鬆。嘛，不過也多虧她像個孩子般一直興奮歡樂，才讓每朝也熱鬧了不少就是了。偶爾會因擔心而以同情的目光偷看凌、在別人再說她壞話時我也會出言幫助她。話雖如此，這種真的就是我想給予凌的「溫暖」嗎？

——總感覺跟我當初的決心有點背道而馳了

*

由於這天我有社團活動，所以我們比平常回家的時間晚。

路上，凌一如既往牽着我的手前行。牽手是凌提議的，之所以答應是因為這樣貌似能帶給她溫暖、使她快樂。

「說起來小測的事謝謝聖那了！多虧你我才不用補考～」

凌像平常般閒聊。

「嗯嗯。」

語帶思考地回答，但我所思考的是別的事情。

「呐，凌。」

——還是問問她吧。

我們在一處人煙稀少的大橋上停下。在夕暉照耀下，我又問出了一直想知道答案的問題。

「你喜歡我什麼？」

上次凌把話題轉移了，所以這次我想聽見她的答案。

上次的語氣是輕鬆平淡的，這次則比較拘謹。

我跟凌此前並無接觸及交流過，我們之間也沒有共同朋友，在她而言我應該是與其他同學一樣陌生的存在。可是為什麼凌卻要努力地向我傾注愛，又願意向我袒露自己不願告人的傷疤呢？

這麼想一想語氣就變得拘謹了，可能這次我是真的很想知道答案吧。

「嗯——」

眼前淡橙的背影擺出一副思考的樣子。接著鬆開牽着我的手，走到大橋的欄杆處並把雙手交叉放在欄杆上。

我也下意識跟着她這樣做，並看向與她一樣的景色。

凌看向隨風浮動的橙色波紋，如同這悠閒地浮動的波紋般淡淡地回應：

「最初就是跟別人一樣膚淺啊～聖那長得漂亮身材又好、而且還文武雙全，就覺得你是個像月亮般遙遠而閃耀的存在。但現在不同了，因為我和聖那接觸過了。我現在喜歡的是——擺着一副冷漠的臉卻溫柔地接受我一切任性的聖那！」

說到最後一句時，我們對視了。

她率真的笑容使我心頭不禁閃過一剎害羞。

是因為我未試過被別人稱讚自己「溫柔」吧？

但凌所說的這份「溫柔」，決不是我現在所追求的「溫柔」吧。

「你對我的喜歡，是到達想與我更進一步的程度嗎？」

我繼續以拘謹的語氣問道。

「嗯！」

換來的是凌沒有任何避忌、坦誠筆直的回答。

「即使我拒絕你，你也繼續喜歡我嗎？」

我把視線從凌的身上轉移向波浪。比起想看，更像只是在逃避凌熾熱得滾燙的視線。

「嗯！」

凌的回答與剛才一樣，只是比剛才更為大聲了。

「畢竟，我只是能像這樣待在聖那身邊，就已經很幸福了！即使你拒絕了我，我也是這麼想的！」

凌進一步解釋道。她所散發的熾熱光輝就如同太陽就在我旁邊般璀璨、刺眼而吸引，使我不禁把視線再次聚焦在她身上。

「是嗎？即使這份愛情不會成功，你也這麼想嗎？」

我若有所思地喃喃自語。

「聖那呢？我也還沒問清你那句「你是我重要的人」是什麼意思呢？」

「」

視線移向倒映着夕陽和光輝的湖面，我思考了一會。

——還是直說好了。

「每次和凌見面、和凌產生互動，我都會高興起來。而這些都是遇見凌之前我對誰都從未試過的。是凌牽起了我的一切情緒。你對我來說，就是這樣一個重要的人。」

這麼說的話可能又會讓凌誤會吧，不過這的確就是我的心底話。

我還是沒有看向凌，可能是怕隨時會被這份不曾熄滅的熾熱吞噬吧。

我是這麼想的。

可是。

雲層的陰影逐漸覆蓋光輝，使波紋變得昏暗而陰沉。身旁熾熱的光芒也如同波紋一樣彷彿逐漸削弱、消退。

「也沒到這麼厲害吧我才要謝謝聖那。即使知道了我的一切都沒有驚怕、躲避我。不只用你的溫柔接受我的一切，甚至還收留我這種人，給我這種人一個歸所。」

凌以一種我從未聽過的嘆息語氣說道。並把視線從我的身上移向紅磚，轉過身走回歸家路。

真是寂寞的背影

就像那晚一樣，這才是凌的心底話吧。

就像整個人被一種絕望的氣壓圍繞着般悲傷、孤寂，卻又因為沒有安全感、不敢相信別人，而不願意從這寵牢裏走出來。

我可以帶給她的「溫暖」又會是什麼呢？

給她安全感？讓她願意相信我？

不，凌已經向前邁出一步了吧。不然不會在我面前顯露她真實的樣子。

「用你的溫柔接受我的一切」——凌是這麼說的。

那麼只要我接受她的一切，她就會感到溫暖，對我有信心，對我有更多的安全感了嗎？

我走上前牽起凌的手與她並肩同行，並低聲說道：

「不要說自己是「我這種人」啊真是悲傷的說法。」

凌的手心很滾燙、而且整個人都在顫抖。

仔細想想就會明白箇中原由——因為這是我第一次主動牽起她的手吧。

第十九夜目

這之後的某晚，凌提議與我一起洗澡了。

我沒有拒絕，也沒有因此而感到特別害羞。

赤裸全身走進浴室，內裏是早已沖洗好身子在沐浴的凌。

我在洗澡處沖洗身子，而這時傳來凌的聲音。

「寄居了這麼久，還是第一次和聖那大人玉帛相見呢～聖那大人身材果然很棒呢～沒有贅肉、線條又玲瓏浮凸般美麗。如果每天都能一起洗澡就可以大飽眼福了，真是吃少一兩餐也會在所不惜！」

凌像這樣誇張又激動地感嘆，同時不忙向我的身體投來下流的視線。

真是直白而強烈的視線呢，就算不看向她也能感受到銳利的渴求。

「那你想上我嗎？」

我沒有像以前一樣把力氣放在吐嘈或拒絕上，而是轉了一個新態度。

——如果我順着凌的想法，她又會怎樣回應呢？

「」

伴隨着這股沉默，還有一種水與泡泡在翻騰的聲音。

「當然但，可以嗎？」

凌的聲線連同水在口中翻動的聲音傳進耳窩。雖然小聲而含糊，我還是清晰地聽見了。

我還在洗頭，所以還是沒有看向凌。但從這份柔弱卻直率的語氣不難聽出，凌雖然已經很害羞了，卻還是筆直地想向我傳達她的想法。

——那麼，即使是到達這種程度，我也會配合她嗎？

「別泡太久了，變態。」

身體並沒有強烈的抗拒感，我也沒有答應或拒絕凌，而是像這樣敷衍過去。

現在多想也沒用，反正待到那個時候再算吧。

第二十夜目

某日，我看見凌蜷縮身子躲在梯間哭泣。

腦袋立即高速轉動。最近校內一切平靜，沒有人欺負凌或說凌壞話——也就是說不是因為校內的事吧。——那麼果然是因為那些傷痕嗎？

凌說過傷疤有時會隱隱作痛。是這份痛楚使凌憶起以往的事，所以才在痛哭嗎？

果然至今為止向我表達的興奮和激動，都只是掩飾嗎？

她一直都像這樣躲起來獨自痛哭嗎？

我立即走近凌。

可能是腳步聲太大了吧？凌把本來埋在膝內的頭仰起，哭成兩行淚印的臉龐隨即映在眼前。我嚇得立即止步，停在最近凌之處。

「聖那，摸頭。」

凌直白地提出指示，像早已料到我會來安慰她一樣。

我把手伸出並前後撫摸凌的頭。可能是因為覺得她這刻很需要我吧，我沒有像平常般多說什麼吐嘈話便直接聽從凌的請求了。

凌先是整個人起雞皮疙瘩般顫動了一下，接著吞吞吐吐地說出「謝謝」。

凌的咬字清晰，並不像才剛啜泣過的樣子；但平常凌對我說話也不會這麼吞吐。

——現在的凌，更像是在害羞。

仔細聽聽的話，還能感受到心跳加速的聲音。

但這不是我的。

——是凌。

誼？但她不是正因憶起以往的事而在痛哭嗎？

不不。她從來都沒有承認過吧？全部都只是我擅自這麼想的。

——那麼凌到底為什麼在哭？

「你到底怎麼了？」

發現不對勁的我皺起雙眉，問道。

「啊，我只是知道聖那這個時間點一定會經過這裏，所以便提早來了並裝作在哭。聖那平常又不會主動摸我頭，但如果看見我在哭就不得不這樣做了吧？我想體驗一下這種心跳加速的感覺嘛～對不起了～」

凌吐出舌頭、挑眉淺笑，以一個「被發現了」的樣子看向我，開玩笑又帶點不好意思地解釋道。

一如既往地調查得真深入。對呢，凌從以前就一直向我灌輸「心跳加速的感覺」，原來她這麼渴求這種感覺嗎？

不過——

「套路真深」

我沒好氣地吐嘈道。

「嘻嘻。」

凌則像這樣不好意思地淺笑。

「但你那些傷口呢？真的不會再想起那些沉痛的事了嗎？真的沒有躲起來哭嗎？不安記緊跟我說，不要獨自躲起來悲傷喔。」

以防萬一，我這麼確認道。同時順道這麼說。

「謝謝你了呢，聖那。不過，已經不用緊了。」

這麼說着，凌站起來並掃了掃身上的灰塵。接著抹了抹眼角殘留的淚水，托起我的頭，拱近我繼續說道。

「對我來說，聖那就是我的止痛藥。只要和聖那待在一起，我就能夠療傷。所以真的沒事啦～」

金橙色的眼眸恢復往日光輝，在這片璀璨的耀光中，我看見了我的存在。

凌溫柔的視線倒映着我的身影。即使是如此冷漠的我，也像被這份溫熱包裹着一樣。不只有和暖，還有灼熱。而這些理應只在她眼眸裏倒映着的抽象感覺，卻彷彿物理上的軀體也能清晰地感受到。

這個銀白髮金橙眸的女生就是這般的厲害。即使什麼也沒有做，只是視線就已經能溫暖到我冰冷的內心了。

不過。既然凌這麼說，我就更加應該給到溫暖給她。

——我希望令凌覺得，喜歡上我是值得的。

「那以後有什麼想我做的就儘管說吧。我會配合的。」

這次，我沒有躲避這份如陽光般熾熱的視線。即使被弄盲、被燒傷也不用緊了，反正現在——我只

想說出這句話。

第二十一夜目

我希望被凌需要，渴望成為凌的支柱，然後可以帶溫暖給凌，替她受傷的心靈療傷。

儘管按照凌的說法，我好像已經達到了。但我還想努力，成為更好的支柱。

可能因為太在意吧，最近和凌待在一起時，我一直都在想類似的事。

我不想讓凌擔心，所以也沒有特意詢問她該怎麼做，只是每日心不在焉地與她生活着。

「聖那，抱抱。」

凌突然放開本來牽着的手、急步走到我跟前。她攤開兩手，像這樣筆直地說道。

從那輕皺眉頭及扁嘴的神情不難看出她似乎正在生悶氣，但視線又沒有顯得特別氣燥。那是一道心痛又體貼的視線——就像已經看出我正在心不在焉、正在苦惱而替我擔心一樣。

我沒有拒絕凌，而是下意識抱她進懷。這次比起配合，更多的是我想這麼做。就像我覺得這樣做會讓自己情緒高漲一點一樣。

事實是，我的情緒並沒有半點起伏，反而是內心逐漸放鬆下來了。

凌的身軀在顫抖、心跳急速的節奏也清晰地傳達進我的心臟。

即使是如此緊張，凌還是雙手緊扣在我的背部，緊緊抱着我。

真是的，我又不會隨便離去。

我把下巴輕放在凌的肩上，以示我不會離開。

凌的體溫灼熱，像冬天的暖爐一樣，使我變得溫暖起來。

還有一股能使人放鬆下來般清香的氣味。

真好呢感覺只要待在凌的懷內就能什麼都不想、盡情放鬆下來。

「總感覺最近的聖那都一直一副很繃緊的樣子呢。」

凌在我耳邊低語。

沒有吞吐。比起像因為沒有害羞而沒有吞吐，更像是因為替我擔憂的心情蓋過了害羞的心情而沒有吞吐。

真是的。凌一直都對我這麼在乎又溫柔，我卻什麼都回報不了。

我真失敗。

「嗯。」

帶着半點生自己氣的態度，我這麼說道，並把頭埋進凌的肩內。

不只凌，即使對家人或好友，我都未試過這麼主動纏綿過。可是，這刻我卻想這麼做。我想暫時什麼都不想，只是埋進這份溫柔裏。凌的肩膀舒服而使人放鬆，這就是我此刻的心情吧。

第二十二夜目

那是發生在幾天後的晚上的事。

這晚，凌不知是喝醉了還是瘋了，居然真的對我實現了數日前洗澡時說的事。

凌把我撲倒在床上，口唇貼近我的雙唇，緩緩掀起我的睡服。

「和我做。」

凌沒有說多餘話，只是看着我一臉正經地這麼說道。

心臟跳得很快，甚至比凌每次的心跳加速都更要快。快得像快要喘不過氣來，還真是有生以來第一次。

「嗯。」

身體顫抖得床單也在明顯抖動。即使整個人都抖成這樣、即使緊張驚怕的情緒如此明顯，我還是沒有反抗。只是堅定地看向凌肯定地說道。

——是我說過會配合她的，我必須言出必行。

所以，只要凌想要的話就算是我的第一次我也

看我一副不顧一切般堅定的樣子，凌像沒癮了一樣表情放鬆並嘆了一口氣。她沒有進行更進一步的動作，而只是把手放在原位、也就是我胃部處的肌膚上，說道：

「聖那沒有反抗呢。」

「是我說過會配合凌的。所以如果我的身體能給予你溫暖的話，請盡情對我做你想做的事吧。」

我還是沒有半點反抗或拒絕，並以一種堅定不移的語氣這麼說道，像想讓凌感受到我字裏行間的認真一樣。

「總感覺最近的聖那太順從了，原來是這樣啊。」

凌這麼說着，把掀起了的睡服蓋回去，為我重新穿回。

「我現在不要了，晚安。」

然後，她繼續說道並轉過身背對着我睡在我側旁。

——在那一剎，我看見了。

像看不起般、又像大失望般，不屑又悲傷的眼神。

我做錯了什麼嗎？我只是把我說過的話實踐出來而已，這樣不對嗎？

正當我這麼疑惑地想着時，凌像忘了什麼般又轉向我，拿起我的手後便又轉過去了。

我被迫跟着凌側躺着，而且半只手都在她那邊。

雖然姿勢上有點辛苦，但我還是任由凌擺佈了。

凌把我的手指逐隻張開，使我從握拳的姿勢轉為攤開手掌的姿勢。一邊像這樣玩弄我的手，凌一邊以不大不小的聲音徐徐說道：

「我不想聖那因為同情我，而配合我想做的一切。」

啊。像把積累已久的話語好不容易吐出來一樣，我感受到凌在說出這句話時的緊張。

——是這樣啊原來凌，是這麼想啊

的確，之所以想配合她、或帶給她溫暖，好像真的打從最初開始就出於同情——因為我覺得至今為止她的內心受太多傷了、因為我覺得她肯定到現在都還在逞強。

——原來是這樣啊

我真是笨呢

——根本一切，都只是我自私地強加於凌。

我以為自己在努力幫助她，到頭來原來我只是在給她加上另一個枷鎖。

啊感覺要哭出來了。

凌跟我待在一起一定很辛苦吧？甚至比勉強自己跟其他同學待在一起更、更、更辛苦。

看向這背影，我第一次感受到自身的軟弱。

熱流奪眶而出，一點一滴掉落床單。

那我該怎樣做？又該如何面對你？

淚水不斷不斷滴落。雖然沒有哭出聲，但已經無法說話了。

就連「對不起」也說不到，我真差勁。

感覺眼前的背影明明很靠近，卻如同天上星辰般遙遠。

真是的，這麼辛苦的話，為什麼又要勉強自己跟我待在一起呢？

「聖那的第一次，還是獻給自己真正喜歡的人吧。」

這麼說着，凌把我的食指放進口中，如嬰兒般吸吮着我的食指。

真是的，明明口上這麼說着身體還是誠實地向我透露着渴求和不捨呢。

還是這麼可愛呢，凌。

我這種人，根本不值得你傾注一切的愛。

凌的雙唇潤滑，每下吸吮口唇都不會黏着手指。手指被她的唾液包圍，感覺黏稠又奇怪的。能感受到她的舌頭在舔弄我的指尖，也能感受到她整齊的牙齒。

明明一般來說我都應該會覺得噁心，可是現在我卻任由凌任性地隨便吸吮我的手指。

比起不覺得噁心，更多的是——根本沒有心情理會吧。

「真正喜歡的人」我真的會遇見嗎？

一想到自己至今所做的一切、自顧自地想的一切煩惱，全都只是我的一廂情願——我就不知道，該如何面對凌了。

第二十三夜目

最近，凌的身體狀況出現了不少問題。

經常感到一陣欲吐的感覺、經常容易疲倦、經常要去廁所、經常身體發熱及體溫上升。

最重要的是——凌的月經已經沒有來一段時間了。

以防萬一，我們買了驗孕棒作測試。

看向凌一臉崩潰地從洗手間出來的樣子，我已經猜到結果是如何了。

「怎麼辦聖那？」

凌沒有說要墮胎之類的话，只是以那副弱不禁風的身軀說着同等脆弱而無助的話。

凌的眼神盡是數不清的絕望和空洞。這種像只剩軀殼般的狀態並不像想把孩子生下來，但她也沒有說出要墮胎之類的话。我並不知道這是因為她真的沒有這種想法還是只是不想讓我擔心——反正不是「最壞結果」就好了。

「我說過吧，凌是我重要的人。你不是自己一個人。無論發生什麼事都好，我都會陪在你身邊。」

我並不知道、也還在思考，凌所需要的「溫暖」是什麼。也並不懂得，變得「溫暖」的方法。但此刻我可以做的，就只有盡我所能照顧好凌吧。

第二十四夜目

「老師，我感到有點不舒服，想去保健室。」

發出這請求的是凌。

自從確認自己懷有身孕後，凌像這樣不舒服到要去保健室休息的情況就變多了。

「去吧。」

而每次，老師都是像現在這樣——雖然皺起了雙眉，但還是讓她去了。

凌從前方的正門走出教室，而我擔心的視線則緊緊跟隨其後。

「赤星同學最近經常去保健室呢。其實是想逃課吧。」

坐在隔壁的朋友以不屑的語氣向我說道。

——「可能不是呢。」「不知道呢。」，如果還是以前的我，大概只會像這樣敷衍過去吧。

但現在不行。

既然我是知情人士，我更應負起保護凌的責任。

「才不是吧。」

還是一如既往地以短句回答，只是我這次不只簡短，還配合了肯定及不耐煩的語氣。

「嘁，我也就只是說說，也用不着這麼生氣啦。」

朋友無趣地把頭縮回自己座位，說道。

生氣？

這時我才意識到我板着的臉比平常更嚴肅、更臭臉。

是呢，我在生氣。

像在火山最表層即將蜂湧而出的岩漿一樣，滾熱又着急、恨不得快點爆發出來。

不過不是為了我自己，而是為了什麼都不能解釋的凌。

凌就只是因為不想讓別人看見她的傷疤、替她擔心而已；只是因為被迫受孕了而身體頻繁不舒服需要多去幾次保健室而已，為什麼就偏要被你們這群不知內情的同學笑話和疏遠呢？連老師也是這樣，就沒想過關心自己學生發生什麼事、體諒自己學生有什麼苦衷嗎？

啊！真是越想越氣。

*

終於下課了，我二話不說便衝去保健室找凌。或許到現在，我才明白到她當時這麼焦急的原因。

——原來重要的人不知好了沒般躺在保健室一段時間又沒有任何聯絡，內心是會如此焦躁難耐的。

*

「凌！沒事嗎？哪裏不舒服了？」

拉開簾子後我便激動地向眼前躺着的凌問道。

凌的臉色稍微帶點蒼白、雙頰也好像剛剛吐了數次般憔悴。

明明是這樣，凌還是以薄弱的氣息苦笑着向我輕聲道：

「真好呢，在校內還是第一次聽見聖那大人喊我的名字。」

真是個笨蛋，現在不是顧這些的時候吧？

「你要喝水嗎？還是需要休息？想聊天嗎？還是想怎樣？你告訴我吧，可以做到的我都會幫忙。」

感覺有生以來第一次內心這麼焦躁難耐，有種手足放在哪裏都不能安定的忐忑感。我慌張地手忙腳亂，不知道在做什麼。

「真是愛操心呢。我沒事啦，聖那。」

以一種虛弱的語氣，凌以疲倦的眼神平靜地看向我說道。

「如果真的那麼擔心的話，聖那能答應我此刻的願望嗎？」

凌繼續說道。

「嗯。」

彷彿比以往更着急、也更肯定，我就這麼爽快地答應下來。

「你能夠至少在我睡着之前，就這樣一直陪在我身邊嗎？」

以一種信心不足夠的語氣，凌像這樣請求我道。

真是的，難道直到此刻我在她眼中還是像以前一樣冷漠嗎？

不行，我要給予她足夠的信心。

我二話不說便握起凌的手並緊緊抓實，以專一懇切的眼眸看着她，肯定地回答道：

「當然可以，我會一直陪在凌身邊。」

聽到這句後，凌不安的眼眸才放鬆下來，豎起微笑後便輕輕閉上疲倦的雙眸再度踏入夢鄉。

*

不一會後凌便好像入睡了，果然剛剛是在勉強自己跟我交談吧。

我沒有因為凌睡去了而放開手。即使凌睡去了、不知道我還在牽着她，我也想靠這個舉動，至少證明我的決心——我是真的渴望一直陪在你身邊的。

期間，我的朋友們來找我了。

她們看見了我牽着凌的場面，只懂一個勁地說着一些傷人的閒話。

「不要理這種人了聖那，我們去吃飯吧。」

「聖那你喜歡她嗎？當心自己也變怪胎。」

「對啊，別被這種奇怪的生物沾污自己，小聖。」

啊。果然好火大。

「你們先走吧，我要留在這裏。」

我沒有解釋太多，只是以少許兇惡的語氣喝道。

朋友們也沒有過多挽留，只是不屑地「嘁」了一聲後便紛紛離開了。

這之後不久，凌便醒來了。

凌醒來後先是一臉驚訝地看着我及被我一直牽着沒有放開的手，接著把臉轉為一副我不理解的表情，語氣薄弱得像隨時要破碎掉般說道：

「聖那，沒有離開呢。」

簡單的語句，但從那每個字都站不穩般的搖搖欲墜感也可以感受到那份強烈的不安、猶豫。

——果然，凌在學校時的感覺與她不在校時的感覺不一樣。

可能這樣像玻璃般表面堅強實際脆弱的感覺，才是真正她吧。

而只有在學校，她才會向我展現她最真實的一面——也就是這份單從語句也能感受到的、顯而易見的不安。

「嗯，因為我們約——不。」

不能這麼說。「因為我們約好了的」什麼的，這種像只把自己責任及想法推卸在別人身上的話、這種單調輕薄的話，並不足以表達我對凌的決心。

我必須轉換一個說法。把話說得更像打從自己心底裏、靠自己意識想法才說出來般說給凌聽。

「因為我想留在凌身邊。」

簡單而笨拙的話語，雖然像這樣說出口有點難為情，但看見眼前這個在燈光下璀璨突出、而真實的眼淚，就感覺什麼都沒所謂了。

我的感受，順利傳達到了呢。真好。

第二十五夜目

凌久違地向我提出了「約會」，但這次不是只是由河邊去便利店，而是比這更正式的去遊樂場遊玩。

「快點快點！聖那大人！」

凌拿出了像之前每晚那般高昂的亢奮邊跑邊跳，彷彿懷孕什麼的完全沒有發生過一樣。

「真是的，你好歹也注意一下啊。」

我這般提醒着，並徐徐跟上凌的步伐。

可能因為今天是工作日，所以園區內人流比較少，排隊時間也縮短了不少。這使我們在4時前已經把園區內幾乎所有機動遊戲都玩了一次。不知為何凌玩得很急，明明時間多得很但每個機動遊戲之間都是奔着過去玩的，就像不知在趕什麼一樣。

可能只是興奮吧，畢竟凌說過這是她第一次去遊樂場。我沒有多想。

我們去園區內的餐廳吃了「午餐」。不知為何凌今天很土豪，把自己整副身家拿了出來叫了餐廳中價格最高昂的牛扒，還說要請我客以示一直以來的感謝。我自自然是拒絕了，只是看着動作誇張的她狼吞虎嚥，並不時被逗得竊笑數聲。

「啊！」

隨著凌的喊叫我看向她視線映射之處。

凌的手指正在流血。是被刀切到了吧？還好驟眼看傷口不深。

我二話不說便拿出手巾，拿起凌的手指為呆呆的她輕輕拭擦傷口。

拭去第一層血後，我眯起雙目仔細察看凌傷口的深度。接著拿出隨身攜帶的濕紙巾，邊提醒說「可能會有點痛喔。」邊小心地為凌清洗傷口。整個過程我都很專注，所以沒有抬頭看向凌。

我從錢包拿出創可貼，並輕輕為凌貼上，然後苦口婆心地提醒道：

「真是的，都說讓你注意一下的了。」

「嘻嘻、謝謝聖那大人。」

凌則不好意思地笑道。

*

飯後，凌拉我去坐過山車了。

「吶，聖那。玩這個會死亡的嗎？」

在排隊等候玩過山車時，凌以顫抖的聲音向我問道。

仔細看的話，凌的雙唇發白、四肢還止不住在顫抖，一副很驚怕的樣子。

真是的，明明是自己說想玩，原來這麼害怕啊。

不過——

「不知道呢，我上次玩的時候還被那份激烈衝擊得明明已經扣好安全帶屁股卻離開座位了。」

我半開玩笑地說。

這是我第一次這麼有幽默感。無論對親人、對好友，我都從來未試過開玩笑。可是為什麼這一刻，我卻這麼想捉弄一下眼前膽顫心驚的凌呢？

「真是的！別、別嚇人嘛！」

凌故作生氣地說道，並以小拳捶我手臂。

「真的害怕時就抓緊我吧。」

我擺着如同以往的板臉，說道。

接著，我把視線移向凌，猶豫了一會後還是筆直地說道：

「我會保護好你的。所以，儘管放心吧。」

就像小時候雙親用來安慰我的客套話，明明什麼都未做到就這麼大口氣。儘管這樣輕率，威力卻還是那麼大呢。

只見凌嚇得雙頰瞬間通紅。她把頭轉往一邊以前瀏海遮蓋臉頰，彷彿不想讓我看見她害羞的表情。

「謝謝。」

以低微得不拱近就聽不到的聲音，凌這樣害羞地說道。

或許就像小時候的我一樣，凌也只是在尋求一句語句上的慰藉吧。儘管單薄、語氣中的誠懇及堅定卻會連同一字一語傳達到聽者心裏。

*

「我說，你現在「那個」，真的可以玩這麼刺激的設施嗎？」

我故意沒有把「懷孕」二字說出來，只是以「那個」代替，免得讓凌聽到那個字覺得難堪。

記得從不知哪本書看過，孕婦是不適宜劇烈運動的。雖然過山車沒有指名孕婦不能玩，凌也只是懷孕

初期，肚子還沒有鼓起來；但以防萬一，還是確認一下比較好吧。

「我呢」

凌把話說到這裏時，工作人員正好來檢查我們的安全扣了，所以凌稍微把話停了下來。

“即將迎來一段奇幻旅程。各位冒險家，請問你們準備好了沒有？”

隨著高頻得震動耳膜的廣播帶動氣氛，過山車上所有乘客都被撩起了興致，亢奮地大喊又手舞足蹈地期待。

而在這片熱鬧歡騰的氣氛底下，凌淡淡的一句模糊地傳入耳窩。

「至少想在死之前體驗一次坐過山車。」

“準備好了的話，我們就要開始了！”

廣播的音頻太大使我聽不清凌的話語、她又像故意一樣特意選擇在機器發出廣播時把話說出口，使我更不能肯定凌是否這樣說了。還未來得及看向凌的神情，過山車便開動了。被這一下刺激到的我下意識把頭轉回前方，來不及看凌的反應。

第二十六夜目

從過山車下來後，凌雖然沒有嘔吐之類生理上不舒服的反應，但走路時卻搖搖欲墜，明顯是被剛才激烈的過山車之旅驚動了。

「啊！」

我眼明手快地接住了快要跌倒的凌。

「感覺凌今天比平常笨拙呢。都說讓你注意一下了尤其是現在。」

以一種像訓話的語氣，我緊張又無奈地提醒道。

「嘻嘻，謝謝聖那，對不起了。」

凌搔了搔後腦勺，不好意思地笑道。

「不用跟我道歉。接著要去玩什麼？」

「那個吧！」

凌指向前方不遠處的摩天輪，興奮地大喊道。

「那走吧。」

我牽起凌的手，向前邁步。

「聖那大人手。」

「別想多了，只是為了不讓你跌倒。」

我並沒有鬆開凌的手，只是自顧自地牽着一臉驚訝的她繼續向前走。

「真狡猾呢。明明在跟人家十指緊扣。」

凌把驚訝臉轉為像個變態大叔一樣的竊喜臉，低聲暗喜道。

或許我應該進一步解釋清楚，但我沒有這樣做，只是繼續牽着凌向前走。

解釋清楚的話凌會傷心的，雖然就這樣不解釋就像默認了一樣最終也會使凌期待落空，但是——這個階段我不能刺激凌。

所以現在的話，就這樣就好。

抱着內疚又帶少許莫名歡喜的複雜心情，我在夕陽下十指緊扣地牽着凌的手逐步前行。

*

摩天輪正在升向頂端。而我正在扭頭觀賞深橙的餘暉。

這片夕景，總感覺似曾相悉。

上一次跟凌看夕陽，是在我更進一步肯定要帶給凌溫暖的那個時候吧。

那之後也快要一個月了，而我每天就只是如同行屍走肉般渾渾噩噩又平淡地和凌渡過。到頭來，我都不知道什麼為之「帶溫暖給凌」、或「溫柔地對待凌」。人類的情感真複雜呢，到底為什麼凌能這麼輕易地帶溫暖給我？明明仔細一想凌也不是做了什麼特別的事，可是為什麼我就會這般的感受到溫暖？我不會讀心術、也不是一個很懂得主動的人，所以我根本不知道該做什麼才能給凌帶來溫暖。

「總感覺這段時間，聖那大人對我的態度變了。」

凌的語氣並沒有像夜深那般高昂而無畏；而是像平常在學校般吞吐、低微而畏縮，像破碎的玻璃一塊一塊脆弱地傳入我的耳窩。

啊，原來特意挑選坐摩天輪是打算在這個寧靜的空間裏說心底話，作為這次約會的結束嗎？

既然是這樣，我也必須認真對待才行呢。

「這片夕景，真美麗。灰色、紫色的雲層堆疊在橙色的波紋上；即使沒有夕陽，也已經像一幅漂亮的山水畫一樣夢幻而動人。」

我沒有着急於回應凌畏畏縮縮地吐出的句子，而是繼續看向餘暉，像這樣感嘆道。

「嗯。」

凌不明所以地回答，並隨着我觀賞餘暉。

「吶，凌還記得嗎？上次我就是看着這片景色，問了你喜歡我什麼的了。」

我繼續看向這片少許熾熱卻無比溫暖的橙海，像這樣說道。

「嗯，當然記得了。」

這次凌的回答更肯定。

「當時你說，「我現在喜歡的是，擺着一副冷漠的臉卻溫柔地接受我一切任性的聖那！」，對吧？」

我還是沒有看向凌，繼續說道。

可能是因為這片黃昏的夕景太吸引吧、抑或可能只是因為我單純地覺得這麼說有點害羞吧。所以我沒有看向凌。

「嗯。」

「說實話，「溫柔」什麼的，我還真是不懂。人類的情感，真是複雜呢。就像這片傍晚的景色一樣，有人會覺得很溫暖、有人卻會覺得很炎熱，每個人對待每一件事都會有不同的感覺。所以說，你口中的「溫柔」，我真是完全不理解。因為對我來說，我只是做了當下我覺得我應該做的事。」

「嗯？」

面對凌似懂非懂的問題，我轉過頭去，正視凌的雙眸繼續說道：

「我想表達的是——我的日子並沒有很坎坷，也沒有很難堪、很痛苦；但因有着這樣的你，而變得更加溫暖了。雖然也不能說完全沒有半點同情成份，但你對我來說，就是這樣一個特別的人。而正因為是這樣的你，我才會顯得跟別人不一樣吧。」

這句，好像應該像這樣筆直誠懇地正視凌的雙眸說才比較好。

凌的眼眸閃過一剎與這片夕景不一樣的光輝——無比清澈卻脆弱，混雜震驚、興奮、期待、不安、害怕及畏縮等五味雜陳的情緒。

我並不知道這代表什麼，我只是知道，現在看着我的這雙眸是多麼的令人憐愛。

「所以呢。雖然我不一定能幫助到你什麼，但單單是能被你喜歡上，我已經很幸福了。謝謝你喜歡上我，凌。」

面對這樣脆弱又愛逞強的她，我道出了一直以來最想道謝的事。

凌聽後先是沉默了片刻。

接著，還未待我反應過來，凌便向我襲來。

我們的雙唇互相交織，凌這次以比上次更強勁的力度親吻了我。

我們再一次，接吻了。

在寧靜得能聽見空調扇葉及齒輪轉動的聲音的摩天輪包廂中，我們接吻了。

深橙而帶點暗藍的天空透過窗戶襯托我們，為我們這親吻添了一份浪漫及物理上的溫暖。

摩天輪升至最高，夕陽的光芒最灼熱、但相對地從地下往上看的話就不能看到我們在做什麼。

抱着這種微妙的禁忌感，這一剎我在接受着凌的索吻。

我是坐着的，而凌則是站了起來。凌的手正支撐在我這邊的座位上，弓身吻向我。另一只手沒有托起或觸摸我的臉頰，而是撥起遮蓋自己視線的前瀏海到耳後，使驚呆的我更能看清她臉部的輪廓。凌輕輕閉上眼，沒有看向我。

說實話，我並不知道為什麼凌突然情到濃時向我索吻。反正是剛才說的不知哪句話刺激到她了吧？

凌這次的親吻跟上次的親吻略帶不同。

凌的吻是強烈的，帶有渴求的那種。使我的身體也被這份強勢弄得不自覺仰後。雖然閉起的雙眸止不住顫抖，顯露的臉頰及半邊耳垂都漲紅起來；但凌的吻是肯定的。

在這麼寧靜的環境下，就連凌那急促的心跳聲也能清晰地傳進耳窩。從這樣的她不難感受到，那份龐大的熱烈下、還隱藏着的少許不安。但儘管如此，凌的親吻是肯定的——她的雙唇無比堅定、沒有顫抖。

就像很想把此刻的自己全部傳達給我一樣，凌的親吻就是這麼的筆直。

凌的唇還是如同上次般濕潤溫熱，如同寒冬中的暖爐般無比溫暖。

正當我不自覺迷上時，凌得寸進尺了。

可能是看我又沒有反抗吧，凌的雙唇開始動。就像想把我吃掉一樣，凌以雙唇吸吮着我的上唇和下唇，來了一個稍微激烈一點的接吻。

這時我才回過神來。

雖然在這個時間點要拒絕凌肯定會令她很悲傷，但我也已經不再是以前的我了。

正因為我重視眼前的她，所以我更不能讓她繼續誤會下去。

我一把推開了意猶未盡的凌。

「對不起了，凌。」

凌先是睜大了雙眼，似乎在為自己剛才所做的事感到震驚。接著，她說了一句「唔唔，是我太衝動了。」後便坐回去我的對面，也就是她自己的座位那邊。凌低着頭低聲啜泣又不敢正視我，似乎在為自己剛才所做的事感到無比後悔、懊惱。而在這樣略顯尷尬的氛圍下，我們的包廂徐徐下降，準備下一輪的再次升起。

真是的，也未到這麼嚴重的事啦。

我站起來，坐到凌旁邊。

輕撫着她的背、看着她的銀白髮，我柔聲問道：

「真的不要緊嗎？」

「」

凌持續啜泣，沒有回答我。

「不要哭啦，你不是說過這是你第一次來遊樂園所以很興奮嗎？」

我繼續輕掃她的背，溫柔地說道。

希望以這種態度，可以讓凌明白到這對我來說不是一件什麼大事吧。

「那還不是聖那大人害的！」

凌收一收眼淚、變得稍微能夠說話後，便像個小孩一樣鬧別扭。

「是的是的，對不起。那我可以做什麼來補償凌小朋友的心靈呢？」

我被這個直率又幼稚的小孩逗得哭笑不得，便配合着說道。

「我要你的身體。」

以秒回般的速度，凌快速而直接地提出要求。

「這不行呢。」

我被這直接殺了一個措手不及，還是誠實地這般回應道。

「那麼我想要膝枕，可以嗎？」

說這句話時凌還是低着頭的，所以說她看不到我之後的舉動。

我以為我還會有猶豫、或思考；可是，其實不然。

彷彿沒有經過大腦思考，我的身體已經自動作出回應了。

我褪開了一段小距離好讓凌躺下時能剛好把頭放至我的大腿上，準備好後便拍了拍我的大腿，向凌說道：

「來吧。」

凌先是抬起頭看向我嚇了一驚，接著難以置信地確認道：

「真的可以嗎？」

「嗯。」

真是的，我在她眼中的形象難道是個連膝枕也會拒絕她的人嗎？明明至今為止再過分的事也對我做過了。

「聖那，真溫柔呢。」

在聽到肯定的回答後，凌抹了抹眼角兩側的淚水，像這般感嘆後便躺到我的大腿上。

一把頭貼到我的大腿上，凌便興致高昂地提出感想：

「聖那大人的皮膚不止白皙，還很潤滑呢！摸下去真柔順！而且我看，從裙子內能看到聖那大人純白的內褲呢！對了，聖那大人有用什麼香水嗎？聖那大人的氣味真香！」

「變態。」

我沒有浪費口舌，只是像這樣徐徐說道。

換來的是凌不好意思的傻笑。

「不過真好呢，凌能變回像平常那般精神。」

這麼有活力的凌，好像很久沒有見過了。現在的她，就像我們初見那段時間般精神。

凌聽後先是頓了一頓，接著輾轉身子，把頭埋進我的大腿內，像個小孩一樣向我撒嬌。

這把我弄得癢癢的，所以我沒能集中太大精神於凌接下來說的話上。

凌壓低聲線、而且因把整個頭埋進了我的大腿內而使聲音變得含糊不清，所以我幾乎沒能聽到她接下來說的那段話。

「不是喔。不過，這樣就滿足完我所有的願望了。」

*

凌就這樣睡著了。

微弱的鼻鼾聲、舒服安寧的睡臉，偶爾還有少許唾液流出。

睡得真沉呢。果然今天玩得太多、消耗得太多能量，所以才睡得這麼沉吧。

在我的大腿上能睡得這麼享受，真好。

就算黏稠的唾液流到我的大腿上，我也不覺得噁心。只是透過此刻凌唾液的灼熱及溫暖、此刻凌的每一次呼吸、此刻大腿上的這份重量，感受着這份真實。

凌紅潤的雙唇呢喃，似乎在說着夢話。長長的睫毛穿過銀白的前瀏海，平靜地下垂，平靜得似乎世界末日也不怕。肉白的肌膚披上傍晚的深橙，使單從視覺上也能感受到溫暖。銀白的髮絲每條分明，都與傍晚的餘暉碰撞。一條條形成閃耀而不刺眼的柔光，彷彿引力般在無形中奪去我的雙目。

真平靜呢，這刻。

上一次看見她的睡臉，是在剛認識那段時間她來探我病吧？

果然，視線總是會不自覺移向她呢。明明窗外的夕景這麼浪漫而美麗、甚至平常都不會經常看到，可是此刻我卻都不想看，只想看着躺在我大腿上安睡的她。

不過，比起像之前那樣以像在看稀奇動物般略帶噁心卻何其享受的態度；我現在更多的是以像在看玻璃般小心呵護著眼前這個脆弱而內心細膩的人的態度。這都是因為比起之前，我更了解到了凌的一切吧。

像這樣看着這安寧的睡臉，與凌的每一段回憶自然地一幕幕浮現腦海。能這樣悠哉地回想某些過去事，很久沒有試過了。不知為何，對凌的事，每一個細節我都能記得很清楚——明明對誰都不曾這樣。

可能對我來說，凌就是我生命裏的那束光吧？向我傾注一切的愛、使我的生活變得有趣、把擠壓在社會中喘不過氣來的普通而平凡的我拽出——的那束純粹而筆直的光。

這都是超越知道她的一切後的同情——因為打從知道她的一切經歷之前，我就已經開始這麼想了。

——因為凌是凌，才是我的光吧。

所以說，我有這種想法全都並非建基於知道她一切之後的同情。

果然，我是自私的。

我想這刻持續下去。雖然凌有時有點變態、有時有點幼稚、有時有點誇張，但果然——我還是想這個人一直陪在我身邊。

或者可以這樣說——就算將會迎來一場壞結局、就算一切要重來一次、就算要我重新選擇，我都會選擇遇見凌、接受她的愛，和被她愛着的每一天。

*

直至摩天輪降落，凌都睡得沉沉的，所以我便背着她下摩天輪了。

反正都是回我家，就算不弄醒凌，背着她走也沒差。

我真體貼。

內心一股不知名的聲音發出感嘆，我才醒覺。

對呢。不知何時，我第一次擁有了「體貼」這種與我這種人完全不沾邊的性格。

不，可能只對凌會這樣做吧？

畢竟一想到如果我對凌之外的人體貼，就總感覺自己有點噁心；但如果對象是凌的話，定能像現在這樣自然地體貼，而不會覺得自己噁心吧。

真神奇的現象。

正當我在像這樣默默感概，凌醒來了。

以半醒的狀態，凌以疲倦的聲音概嘆：

「嗯嗯聖那大人的背真舒服呢真好睡」

真是的真愛麻煩人

不過，果然，真可愛。

第二十七夜目

破例一次，我這晚允許凌跟我睡了。

這天晚上，我作了個夢。

這是在摩天輪那個時候之後的延續。在凌睡着之前，在凌埋頭進我的大腿內之後的事。

凌以憂鬱的眼神、彷彿撐不下去了的支離破碎神情，向我問道：

「如果我消失了，你會懷念我嗎，聖那？」

這個夢很真實。

不管是凌眼神內那令人動容的絕望、抑或彷彿稍一觸碰就會整個粉碎掉的支離破碎軀體，都像烙印在腦海裏揮之不去、令人忘不掉。

不管是空調扇葉及齒輪轉動的頻率及聲音、不管是摩天輪內的氣溫；細緻到不管是窗外雲層的紋理、夕陽光輝的明亮度及所照及的地方，抑或是地上遊人的數量、我們衣著的顏色，全都與今天傍晚時分的我們一模一樣。

自己心跳的聲音、凌唾液的灼熱、凌的每一下呼吸、自己大腿上的那份重量，全都跟今天傍晚時分的我們一模一樣。

這個夢就是還原度這麼高，太過真實，真實得可怕。

雖然科學解釋不到，但就像——這一切在過去真的發生過一樣。

平行時空？前世？

這一切我都不知道，也沒有任何記憶。不過可以穿越時間的都市傳說，我還是聽說過的。

所以現在是怎樣？難道這是什麼預知夢嗎？這之後的某一天凌會消失嗎？

——我不要！

我嚇得驚醒過來，立即轉頭尋覓凌的身影。

啊，太好了

凌正在用像在摩天輪那時的平靜幸福臉側躺着，睡在我旁邊。

真是的，果然這臉是有什麼古怪又神奇的力量。

彷彿只要一看着，就一切都無所謂了。

我的內心瞬間冷靜下來，腦海慌亂的想法也隨即消散而空，使我沒有胡思亂想。

我悄悄抓起凌的雙手，說道：

「我會陪在你的身旁。現在不會，再感到寂寞了喔。所以你要答應我，千萬不要做傻事。」

第二十八夜目

翌日的凌一切正常。

晚上，凌說想重溫之前的約定，便又讓我在凌晨時分特意陪她到以前我們約定的地方了。

整趟路程，凌都顯得一切正常。

這晚，我們沒有到我們以前約定的草坪上。凌把我帶去附近的一道橋上，說這裏是她最喜歡的地方。

走到橋的正中央，凌二話不說便拉起我的手臂，使我整個人跌向她那邊。她也已經準備好了，嘟起雙唇打算吻向我。

——不能。

我已經答應自己了——不能再令凌誤會。

所以。

在我們的唇即將觸碰之時，我停下了並仰後身子。

找回平衡，我重新站穩。

「對不起，凌。」

短期內，又讓凌期待落空、又讓凌失望了。

我不敢正視凌的雙眸，只是還是忠於自己不好意思地說道。

「唔唔，不用緊。」

凌鬆開捉住我手臂的手，以一種意外地無所謂、不在意的態度說道。

這種態度與至今為止的每一個凌都不同。

就像快要解脫了般放鬆、無欲無求。這是一種就像快要去一個極樂地方般已經放下掉所有牽掛的態度。

「吶，聖那。」

凌轉過身把雙手放在橋的欄杆上，並站在欄杆的石壁上使自己距離天空近了一步。她就這樣像個三歲小孩般上下搖晃身體，彷彿毫不在意後果地只顧此刻的玩樂。

真自由呢。

直到此刻，我都還是抱着這般天真而正面的想法的。

——彷彿從沒想過凌這行為背後的原因般。

「我想你記住我。」

以剛才那種異常放鬆的感覺，凌只是把頭轉向我這樣說道。

「誼？」

我不明所以地發出疑問。

「沒什麼。能幫我去便利店買支水嗎？」

雖然像這樣被敷衍過去了，但剛才凌說那句句子的聲線異常洪亮、在寧靜的黑夜中亭亭玉立般獨特地突出，我怎樣也不能說自己沒有聽到她的那句句子。

——「我想你記住我。」，每一個字我都聽得清清楚楚。

只是，就像凌這異常放鬆的態度，我不理解其箇中含意。

最終章

叫我去幫她買水什麼的，就像特意使喚走我般。即使內心是這麼想，我還是乖乖地去買水了。我真是傻呢。

不過就像那態度或那句子一樣，到底凌是在玩哪齣呢？感覺就像故意帶我繞花園般故弄玄虛。

我的想法直至再回去看見眼前這幕前都是這麼天真而輕率的。

*

回到去凌所在的位置，凌的姿勢已經再不只是站在欄杆的石壘上了。

——而是雙腳站在欄杆上，距離天上星辰更近了。

「嚟——」

凌雙腳一躍，毫無顧慮就跳下去了。

——凌想跳河自殺。

腦海裏就連想這句的空間也沒有，便已經指示身體熟練地行動了，彷彿之前已經歷過這種情況不只一次般。

「不要跳下去！凌！」

我拋下手中的兩支水，直奔向凌跳下去的位置，不顧一切地朝下伸出手。

——抓住了！抓到了！

安下心來的我立即打算把凌拉起上來。怎料此時。

「為什麼不讓我跳下去。」

凌的語氣是剛才的一個大反轉，如同河水般冰冷。

我不自覺把視線移向下方的凌。

凌的雙眸倒映着一種以往從來沒有過的冰冷。

那是一種彷彿寒霜直接觸碰皮膚般的冰凍，卻又真實得讓人起雞皮疙瘩。

這就是毛骨悚然的感覺了嗎？

我嚇得雙目睜大，不自覺停下了手上的動作，只懂呆滯地看向眼下的凌。

銀白的髮絲不復往日光彩。沒有閃耀亮麗，只剩下一片如同這片夜空般黯淡的灰色。

每條髮絲的深淺、每條髮絲的分界、滯留在每條髮絲上的物質，全都能清晰地看見——現在的凌的秀髮就是這麼的真實。

或許現在的她，才是最真實的她吧。

就像這塊臉般——只有一片死灰。

「我已經撐不住了。你就放手，讓我早點投入這片星辰大海吧。」

凌的聲音還是這般脆弱無助卻堅定不移。

這不像在勉強自己那種逞強般的堅持，更像是真的發自內心地說出口般堅定。

「星辰大海」？

像想起什麼似的，我不自覺把視線移至河流。

河流倒映着夜空上的萬千星辰。流動的河水映照着的星辰因水流而浮游不定，就像現在的凌一樣脆弱。原來凌一直所追求的不是遙遠的天上星辰，而是只是近在眼前的河上星辰。

——凌原來一直都這麼想尋死。

對呢。由我抓住她的手到她說了這兩句話的現在，她都從來沒有回抓過我的手。

——就像已經下定決心，沒有想要回來的感覺。

可能只是我一直都以一個濾鏡來看待凌吧。覺得她還是表面上那個時而活潑時而脆弱、會堅持活下去的女生；抑或是覺得她頭髮亮麗、性格閃耀之類。

那既然她本人都下定決心了，我是不是該成全她比較好？

成全凌的話、在這刻放手的話、任由凌在我眼前跳下去的話——就等於以後都不能再見到凌了。

凌將會從此從我的生命裏消失，我的周圍將不復再有凌的身影。

就算怎樣尋覓，都再找不到。

——內心從來沒有試過像現在這般灼熱、刺痛。

就像被狠狠抓捏心臟般，劇痛而持久。

淚水從眼角兩端流出，澎湃得一下子濟滿眼眶、使視線瞬間變得模糊。

這好像是我有生以來，第二次哭泣。

上一次哭泣，是小時候在十分喜愛的親戚的葬禮上。

太久沒哭，害我連哭泣的感覺都差點忘記了。

但我為什麼要哭？

為什麼我的內心會這般刺痛難耐？為什麼我會哭得無聲卻這麼淒厲？

只不過是從此不能再看見凌罷了、只不過是從此不能再聽見凌的聲音罷了、只不過是從此不能再與凌相處罷了——不要。

——我絕對不要！

——就算凌能接受，我也不能接受。

——因為現在說要尋死的是凌，我才會哭成這樣吧。

我的生命絕對不能沒有凌。

因為，凌是、凌是——

唯一能帶給我溫暖的人。

是凌帶動起我的一切情緒，讓我的生命變得不再無聊的。

凌是我生存的動力，是讓我想繼續生存下去、是讓我對未來每一天都充滿期待的——盼望。

這樣的凌，又怎能這麼輕易地從我的生命裏消失呢？

——就當是我的任性吧。

既然由一開始是你讓我在這裏的，而現在在這裏抓住你的手的人是我的話——我就絕不會讓你就這樣放棄。

「不行。」

我收了收眼淚，更用力抓緊凌的手臂說道。

「那為什麼你要救我？」

凌的眼神閃過一剎光輝，可語氣還是如這般像放棄一切地脆弱而絕望。

「我」

凌突然提出的這道問題，殺了我一個措手不及。腦海內不斷組織着語言及平衡着此刻的情緒。慌亂的

我到頭來只能吐出這句。

「看吧，就連最簡單的一句「因為是朋友」也回答不上來。付出了那麼多，我還以為只有那麼一丁點你也喜歡上我了。看來不是呢。虧我還抱有僅存的期待。」

凌很快便打斷我了。眼內連剛才僅存的光輝都消失了，只是如同冰冷河水的流動般淡淡地說道。

「就一定要成為某種特定的關係嗎？我和凌，就不能成為一種只屬於我和凌、稱之為「我們」的特別關係嗎？至少凌對我來說，就是這種超越友情、愛情，甚至親情的關係！」

我激動地喊道，着急地把笨拙而發自內心的話語傳達給凌。

面對家人或朋友，我都未曾試過這般激動。就像在吶喊般、就像連喉嚨都可以不要般，我就是在這般拼命地嘶吼。

可能是我怕不夠大聲會傳達不到給現在心灰意冷的凌、也可能是我怕現在心灰意冷的凌會只因為我剛才的吞吐而斷定我對她的態度。

反正，回過神來——我已經像這般不經大腦地力竭聲嘶了。

凌先是稍微瞪大雙眼愣了一愣。伴隨着這短暫的震驚還有一份小動搖。

彷彿思考了一會後，凌終於向我吐露心聲了。

「那我可以怎麼辦？我不只身體骯髒了，還懷上那個人的骨肉了。這可是亂倫啊！我可是未成年啊！我很害怕——不管是墮胎、抑或是生下來。我不知該怎麼跟醫生解釋我的事情，也不想把事情鬧大。那個人一激動可是真的會來追殺我的啊！生下來我也沒有能力撫養。未來的事盡是未知，我真的、真的，很害怕啊！」

淚光貫穿黑夜，直刺進我的眼球。

熱淚不斷從凌眼角流出，覆蓋掉她的視線。感覺這次比起上次更淒厲、也更真實。

凌沒有放聲痛哭，而是邊哭邊說。

明明哭得像瀑布一樣熱淚不斷，可凌的句子卻沒有模糊、吞吐；而是一字一語清晰地傳進我的耳窩。

這分離的情感及話語，就像句子與情緒不一致般。

就像凌早已悲傷得撐不住了，可又不敢相信我般。

原來凌一直以來想這麼多啊。

原來這才是凌的真實。

——我怎麼統統都沒有發現

但——既然能全跟我說了，那就代表還對我抱有一絲期望吧。

既然是這樣，我絕不能放棄。

「沒事的，有我在。」

凌的手正向下滑，而她還完全沒有打算回握我的手臂。

我則站穩雙腳，把本來用以平衡身體的另一只手也用上，雙手抓緊凌下滑的手臂。

手很辛苦、也很疼痛，不過比起凌的性命，這一切統統都沒有關係。我以與之前那次同樣的語句回應道。但與之前那次不同的是，除了前所未有的溫柔，我還為我這句增添了堅定和誠懇。

「我會一直陪着凌。我會替你跟醫生解釋，我會學習柔道替你驅趕那個人並打敗他讓他不能再威脅到凌、我會替凌照顧你肚內的嬰兒。我會照顧好凌，讓你對未來不再抱有恐懼。」

接著，我進一步解釋道。

雖然儘是些教科書式口講無憑的「大道理」，但我這次為它們增添了一份富有責任感及承擔的情感。希望透過我此刻的眼神、及這語調，能夠傳遞到給凌吧。

「為什麼。為什麼要對我這麼好？我對你來說，只是你生命中的其中一個過路人而已吧？只是其中一個喜歡你的人而已吧？」

凌任由淚水不斷流沒有收起，也沒有主動回握我的手，只是把視線移開這樣問我道。

原來凌一直以來都是這麼想的嗎？

真是的，都說過這麼多次凌是我重要的人了。

——你到底是多麼的沒自信啊，凌。

看來要再說得更更更清楚一點了。

我思考了一會以組織，接著向凌喊道：

「因為我需要凌！」

以大喊的方式的話，定能更傳達到吧——像剛才的力竭聲嘶般。

於鴉雀無聲的夜深在住宅區中央大喊會造成鄰居困擾吧？搞不好還會吵醒居民遭到投訴、而且這樣失聲呼喊真是像個笨蛋一樣呢，不過——就讓我任性一次吧。

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感覺。就像將所有一直囤積在內心的想法全盤吐出般舒筋活絡。回想起來，我也很久沒試過這般輕鬆自在、豁然開朗了，而能夠帶動我這種情緒的、能夠觸發起我一切從來沒有過的情緒的——就只有眼下的凌了。

——所以我必定要拯救到你，凌。

「我的生命需要凌。我想凌留下來，繼續像這樣陪在我身邊。你不是說喜歡我嗎？那就不要丟下我一個人。你就為了我，活下去吧。」

就像不知從哪裏獲得自信一樣，我再沒有因慌亂而腦海一片混亂。而是自然地握緊凌的手——這個帶給我溫暖、向我傾注一切真實的愛的人的手——柔和而誠懇地，這麼說道。

「為了聖那大人嗎？」

凌先是被我的高呼嚇了一跳而看向我，接著還是以猶豫的語氣說道。

「嗯。只注視我、只為了我而努力，讓我來成為凌生存下去的理由。相對地，我答應你，我一定會照顧好你的。」

我繼續以柔和而誠懇的語氣說道。

「真的嗎？」

「當然。你願意，再一次，相信我嗎？」

「嗯。」

凌終於願意，回握我的手了。

雖然語氣還在猶疑、信心還在動搖、眼神也在迴避，但至少——凌願意不去尋死了。

雖然還在路途上、甚至只是才剛開始，但至少——我拯救到你了，凌。

未來這種事可能還會發生吧？不過——

——我已經決定了。

我不會再放開這雙手，不管你要逃離多少次。

*

我很自私。我不喜歡你，也不想只和你成為朋友。

我想記住你。每一個你、每一刻的你，現在、未來也好。

我想你以後，都只待在我身邊。

因為，凌是——我唯一的例外。

後記

「第31次的拯救，你終於成功了呢——「我」。」

揭開用以遮蓋臉龐的耀光製白紗巾，一張熟悉的臉龐浮現而出。

這個人——都市傳說裏的「票務員」——長得跟白川聖那一模一樣。

只是，稍微顯得蒼老一點、臉色也顯得沒神采一點。